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

鄧淑蘋 前國立故宮博院器物處研究員

提 要

中國有著歷史悠久的玉雕傳統。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東晉結束(西元前六二〇〇至西元四二〇年)長達六千餘年,先民用玉器作為祭祀神祗祖先以求得神喻與庇佑的禮器。此期間即或製作生活用玉器,器表還常雕琢具特殊意涵的紋飾。可說中國本土發展的玉器文化充滿了神秘色彩。從南北朝開始,玉器文化有了嶄新的面貌,大部分的玉器都是現世生活用品。此一巨變顯然是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過去已有學者關注此一課題,但乏人作通史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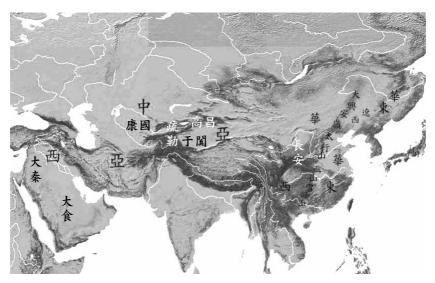
本文從文獻、考古出土品,以及各大博物館典藏經考證過的實物作綜合分析。 將西元前三〇〇〇至西元一八二〇年長達四千多年的中亞玉作歷史分為四個階段。 確定在中亞地區曾發展過兩個玉器工藝的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期是第六至十世紀, 由于闐國主導的玉器文化交流。第二個高峰期是十四、五世紀,由帖木兒帝國引領 風尚。

除了在這兩期裡發展過獨具特色的玉器文化外,在其他時期,中亞玉工多用玉料製作簡單光素的生活用品。但在西元一七五九年後,由於清廷征服新疆,接續又吸引大批雕有花葉紋的伊斯蘭玉器東傳後,中亞東部也曾發展過仿贋的風潮。

閻鍵詞:中亞、玉雕、于闐國、帖木兒帝國、伊斯蘭玉器

一、前言

在東亞這片日後發展成中國核心地區的華夏大地上,自東北向西南綿延著一 道山脈鏈: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在這條山脈鏈以西多山脈與高原, 形成乾旱的華西地區;山脈鏈以東多平原與丘陵,毗鄰大洋而形成低濕的華東地 區。¹生態差異導致人文景觀有別。自遠古起華夏大地上的玉器文化就發展出東、 西不同的風格。



地圖 東亞華夏大地 (華東、華西)與中亞、西亞地理位置 (標示隋唐時期都市、方國名)

自距今八千二百年玉器文化萌芽於中國東北地區,²經過新石器時代中期晚段,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³玉器文化歷經四千餘年的發展。(西元前 6200-2000年)若深入分析考古資料及重要的傳世古玉即可發現,在這段漫長的遠古歲月,華東地區先民發展出用雕琢了神靈動物造形、紋飾的玉器溝通人神。⁴華西先民則發

¹ 地理學上稱此山脈鏈以西為第二階梯、以東為第三階梯。

² 遼西的與隆洼文化(約西元前6200至5200年)出土玉耳飾玦、匕形飾等,是久為人知的資料。但晚近在黑龍江流域小南山遺址的發掘,證明該文化早期年代也是西元前6200年,出土玉質的管、珠、匕形飾、彎條形器、璧、環、錛、斧等,參見2015年12月25日中國文物資訊網。

³ 本文新石器時代分期,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西元前7500至前5000年為中期,西元前5000至前3000年為晚期,西元前3000至前2000年為末期。

⁴ 如紅山文化的玉豬龍、玉鳥、玉勾雲形佩等,良渚文化刻有神祖面紋的管、錐、鐲、冠狀器等。

展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同類感通的哲學以及圓璧、方琮的禮制。5

夏、商、周、漢,在正史上是先後承襲的四個朝代,⁶ 但綜合考古與文獻可知,建立四個朝代的王族分別發跡自華西與華東。各朝代的玉器也反映華西、華東文化的輪替消長與漸進融合。⁷ 所以遠古華東的「物精崇拜」與華西的「圓與方的宇宙觀」、「同類感通哲理」融合成中國古典時期宗教美術品的藝術基調。兩漢盛世時,即或非禮制的生活用玉,諸如服飾類、陳設品也多造形寓意避邪,器表雕琢傳統的雲紋、穀紋、龍、鳳、螭虎、動物面等。

曹魏政權本即提倡薄葬,終結漢代以葬玉質材數量等分貴族的傳統。其它用 玉制度基本不變。西元 221 至 420 年,三國兩晉堪稱中國玉器古典時代的終結階 段。8

西元 420 至 589 年的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北魏、北周等主要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此時,也是玉器文化產生巨變的開始。最大的變化在於服飾用玉,出現了:帶版,簪、釧、佩等,其次為玉容器。除了器類、形制、紋飾改變外,這些生活用玉也徹底拋開了過去或多或少帶有神秘色彩的現象。

過去曾有學者依據紋飾主題、雕工風格,再參考文獻,指出部分唐代玉器可能直接來自中亞。⁹ 也已有學者試圖整理出一些脈絡。¹⁰ 但中世紀中亞玉作崛起的因素及發展脈絡,仍具深入探索的空間。此一課題確實存在研究上的難度,原因之一是缺乏中亞地區本土文獻及本土考古出土實物。筆者擬蒐集各種資料,分四階段探討西元前 3000 年至西元 1820 年,約四千八百年,中亞地區可能的玉作面貌。

⁵ 由於黃河上游地域廣袤,長期處於考古發掘不足的情況。近來陝西高陵楊官寨發掘,出土了石璧和無射口的「原始玉琮」的殘件二件,見:王煒林,〈廟底溝文化與璧的起源〉,《考古與文物》2015,6。頁30-34。將華西璧琮文化的年代上限提早到廟底溝文化時期。

⁶ 此處省略了年代短暫的秦、新二朝代。

⁷ 鄧淑蘋,〈玉禮所見之三代與三族〉,《故宮文物月刊》,388期(2015.7),頁78-93。

⁸ 秦漢、六朝玉器文化,可參考陸建方主編,《中國玉器通史》(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中的《秦漢卷》、《三國兩晉南北朝卷》,分別由李銀德,左駿、王志高執筆。

⁹ 楊伯達,〈隋·唐——明代玉器述略(581-1644年)〉《中國玉器全集·5·隋唐》(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頁1-29。

¹⁰ 陸建方主編,《中國玉器通史》(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中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卷》、《隋唐卷》,分別由左駿、王志高,劉雲輝、韓建武執筆。

二、第一階段:史前至東晉的中亞玉作 (西元前 3000 至西元 420 年)

中亞的地理範圍並無定論,本文所稱之中亞,包括今日新疆地區及以西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五國,以及阿富汗北部。就是中國歷史上統稱「西域」的主要地區。

新疆南部橫亙著蘊藏玉料的崑崙山,山之北麓和闐(古名于闐)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採集籽料的地區。過去學術界曾以為和闐美玉可能在西元前2300年的齊家文化時期,或西元前1250至1050年的商晚期就東傳到黃河中游,但都無法真正證實。文獻證明西元前三世紀時確有「昆山之玉」傳入中土,但很可能西元前九世紀的西周晚期就是和闐玉開始東傳的年代。11

考古學家曾在羅布淖爾等地發掘採集屬新疆新石器時代(西元前 3000 至前 1000 年)的玉斧多件,可知史前先民只是將玉當作石料使用。¹² 據王炳華統計,新疆境內也發掘不少漢、唐時期高級墓葬,雖出土不少金、銅、漆、毛、絲質的高級隨葬品,卻基本不見玉器。但斯坦因在尼雅遺址獲得八件漢文隸書木扎,上面記載用「琅玕」、「玫瑰」為餽贈的禮物。晉-唐時期高昌城郊發掘大批墓葬,在「隨葬衣物疏」中,屢見「玉團」、「玉豚一雙」字樣,但隨葬品中卻無玉豚或其他玉器。¹³

但是在科威特國家博物館所藏 al-Sabah 收藏中,有數件徵集自阿富汗加茲尼 (Ghazni)的玉劍飾,從形制及上面刻文分析,這些被認為得自東伊朗地區 (即本 文所稱的中亞地區)的確頗相似中國漢代的玉劍飾,但又有一定的差異。¹⁴ 是否 當時在加茲尼到和閩一帶就有玉工製作這些劍飾?還有待更多考古發掘來證實。

¹¹ 齊家文化以及商晚期遺址都出土外觀相似於和闐玉的閃玉 (nephrite) 的玉器,但外觀相似的 閃玉其實可蘊藏於不同的礦點。必須要先建立各地玉礦的資料庫,經過科學的地質資料檢測 再作推斷。古代文獻只能證明戰國時期崑崙山閃玉東輸中土。如:西元前243 年李斯〈諫逐客書〉:「今陛下致昆山之玉」。《史記·趙世家》紀錄蘇厲與趙惠文王 (西元前310至266年)的 對話中有「昆山之玉不出」。但筆者觀察考古出土玉器,認為西周晚年 (西元前九、八世紀) 玉器質地應與春秋、戰國所用閃玉屬同一來源。

¹² 王炳華、〈新疆所見玉器及研究〉,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頁171-179。

¹³ 王炳華,〈新疆所見玉器及研究〉,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頁 171-179。

¹⁴ Manuel Keene, "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ction One," An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 21(2004), fig.3-5.

三、第二階段:南北朝至北宋的中亞玉作 (西元 420 至 1126 年)

(一) 本期通論

南北朝(西元 420 至 589 年)時,華北的北魏、北周等政權的皇族為發跡自東北亞的鮮卑族。隋朝、唐朝的皇室,出自混有鮮卑血統的關隴集團。對中亞、西亞的各種「胡人」文化都很包容接納。位於崑崙山北麓的于闐地區,自古居住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的塞族,直到五代宋初,于闐國的王族尉遲氏仍屬此族。¹⁵ 西元 1006 年,信仰佛教的于闐國雖被以今日喀什為國都、信仰伊斯蘭教的喀喇汗國所滅,但此後仍以于闐的名號,與東方的宋朝皇帝來往。¹⁶

本文文後附有甚長的「附錄」,是筆者從歷代正史及其他典籍所輯錄自三國時期至明代,也就是西元 220 至 1644 年,中亞與中原雙方玉器、玉料交流的紀錄共85 條。若再仔細分析、歸納、統計這些記錄,可得表一如下:

表一 三國至明代 (西元 220 至 1644 年)

西域(中亞、西亞)與中國間玉器與玉料輸出入的次數與器類

	西元起迄年	合計 年數		西傳東玉料次數 及數量	東傳西玉器次 數及器類
三國時期	220-265 年	46	大秦的一件赤石帶經疏勒傳入曹魏		
南北朝	420-589 年	170	北魏宮中有西域製作的雙層玉碗, 北周太祖將所佩玉帶,贈送功臣。 (未明言玉帶何處製作,筆者推測 來自西域)于闐國進獻玉佛1件。		
隋	581-618 年	38	突厥國獻于闐所製玉杖1。		
唐	618-907 年	290	共有 12 筆記錄, 共進 407 件: 玉帶 4、玉腰帶 4、實鈿帶 1、 ¹⁷ 玉帶		

¹⁵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賽種居民〉,收入張廣達、榮新江著,《于闐史叢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149-165。

¹⁶ 般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西域研究》,2006年1期,頁38-50。

(續接前頁表一)

	西元起迄年	合計 年數	西傳東玉器次數及器類 (若未寫明件數,則以1件計算)	西傳東玉料次數 及數量	東傳西玉器次 數及器類
五代	907-960 年	54	共有13次,共進約九十多件:玉帶3、玉帶鉸具70、波斯寶糸玉帶1、玉印1、白玉符1、玉環2、白玉獅子1指環1、玉狻猊1、用玉裝飾的細毛布(疊毛)1、玉鞍馬2、玉鞍轡3、玉辔頭1、玉鞍1、玉裝靴轡1、劍琈玉1、散玉	團 約 428 團、 ¹⁸ 另千斤重玉料,也 有所貢玉料不好而	
北宋 (包 括遼 1次)	960-1126 年	167	共有 12 次, 共進約 660 件: 玉帶 2、玉圭 4、玉枕 1、玉盤 1、玉碗 1、玉鞍勒 1、玉鞍響 1、玉鞍響 1、玉 欄 刀 1、玉珠子 535 顆、玉檛 (杖) 1、玉蹀躞子 110 事 (?)	團至少大小數百團,碎玉125段,還有超過二尺羊脂	
南宋 (金)	1127-1279 年	153	南宋與金各1次,均被退。		
明	1368-1644 年	277	共1次,玉碗1(被退)	共8次,7次上 進貢間四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賜玉帶2、玉系

分析「附錄」及表一的資料,可得下述五點結論(五點中所稱「序號」是指 「附錄」最左欄的編號):

1. 整體而言,從南北朝至唐代(西元 420 至 907 年)官方只記載從中亞、西亞進獻玉器,而未記載進貢玉料,但不排除民間有玉料自由貿易。五代、北宋時(西元 907 至 1126 年),官方記載中,既進獻玉器也進獻玉料。北宋神宗、徽宗還主動要求西域進貢品質優良的好玉。(序號 63、64、65)南宋、金(西元 1127 至 1279 年),官方記載退卻大食、西夏入貢寶玉、珠玉。(序號 66、67)明代

¹⁷ 從陝西唐代竇皦墓出土嵌有仿寶石玉帶可知,史料上所謂的「寶鈿帶」、「寶糸玉帶」應該也是 玉帶。

¹⁸ 所謂玉團,是古代于闐人包裝玉石的一種方法,把不大的籽玉或山料用牛皮包裝縫合成一團即一包,一團玉石數量不等,視其大小而定。有的裝一二塊成一包,有的裝四五塊成一包,視馱運方便而定。一般數十市斤一團(包)。採用這種裝運方法,既方便又避免玉石磨損。參見殷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頁42註1。

時(西元 1368 至 1644 年)不但退還回回貢玉碗(序號 72)。還二度賞賜玉帶給冊封的西域領袖。(序號 69、76)贈送金玉器給薩馬爾罕的統治者一次。(序號 77)明代時,西域各國多次進貢「玉石」以換取「給賞」,常因品質不佳而有紛爭。官方也記錄私下交易的玉料比進貢的玉料品質較精良。(序號 83)明廷為禮制用玉,曾經要求能向西亞買黃、紅色玉。(序號 85)

- 2. 三國時期曹魏(西元 220 至 265 年)的《魏略》(序號 1) 雖屬私撰,但 史料價值甚高。¹⁹ 書中記載疏勒(今日喀什)進獻大秦赤石帶,是有關西域進獻嵌美石腰帶的最早紀錄。西元五、六世紀時以金玉裝飾腰帶已是中亞人服飾常制。(序號 3) 西元六世紀前半,用玉帶的習俗已從中亞東傳到華北。(序號 4) 且自六朝到宋,一直有中亞玉帶或玉帶板、玉帶頭輸入中國。(序號 7、9、15、17、18、37、38、56、61)
- 3. 魏孝武帝時(西元 532-535 年) 宮中有西域製作的可轉動但無法分開的二層玉鉢,以及瑪瑙製作的容器,蓋字與器身間用玉製扣環相連。(序號 2)
- 4. 除了中亞進貢玉帶外,西亞的大食(阿拉伯半島)、波斯(今之伊朗),也都進貢「玉帶」。(序號 11、24)此二條應與序號 1 大秦玉帶經疏勒進貢赤石帶合併思考。
- 5. 從五代高居誨、北宋王延德的紀錄可知,南疆的于闐(今日和闐)、北疆的高昌(今日吐魯番)都有雕琢玉的工藝存在,成品輸往中國。(序號 29、51)

「附錄」所收資料主要以正史記載為主,《遼史》中只有一條紀錄(序號 58), 但《契丹國志》記載西域每三年向遼廷進貢,則不見於《遼史》。《明史》之外, 《明實錄》記載亦多,多屬進貢玉石紀錄,內容雷同,限於篇幅,本文「附錄」僅 擇與《明史》相同者酌量收入。

若只統計到西元 1126 年的北宋結束,即只到附錄的第 65 條,其中于闐國進貢 玉器、玉料的紀錄最多。事實上,據學者研究,唐晚期、五代至北宋記錄中的沙州 (敦煌)、回鵠、吐番等地向中國進貢的玉器、玉料多也得自于闐。²⁰

附錄序號 29、51 兩則,是最重要兩段記載,直接記錄中亞玉作。前者是後晉

^{19《}魏略》是魏國郎中魚豢私撰,為記載三國時代魏國的史書。早佚,其內容被歷代史書引用, 清人張鵬一輯佚為《魏略輯本》二十五卷,被認為是較佳的輯本(清)張鵬——編,《魏略輯本》,收入楊家駱編,《三國志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

²⁰ 殷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頁 38-50。榮新江、朱麗雙,《于 闐與敦煌》(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第七章〈于闐玉石的朝貢貿易〉頁 183-218。

高祖於天福三年(938)派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前往 于闐冊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高居誨將旅行所見寫成《高居誨行記》。此份記 錄已佚,但不少書籍中都保存部分內容。²¹ 如《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 三引《高居誨行記》:

其採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昆山,……一曰白玉河,……二 曰綠玉河……三曰鳥玉河……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 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為之撈玉。其國之法,官未採 玉,禁人輒至河邊者。故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所有多自彼來 耳。

後者是《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紀錄太平興國六年(981)的事:

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 王延德等還,敘其行程來獻,云:……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 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 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 銀銅鐵為器及攻玉。

由於于闐國掌握豐沛的河中玉籽料,也發展了榮盛的雕玉工藝。而高昌雖也經濟繁茂,但無豐沛玉料,所以玉雕只是諸多工藝之一,排名於金屬工藝之後。所以「附錄」中只有一條紀錄唐太宗即位時,高昌進貢玉盤(序號8)。卻有九則清楚紀錄于 闐貢玉器(序號5、6、7、9、14、28、34、43、44)。見於表二。

表二 南北朝至北宋期間于闐國向中國進貢玉器紀錄

本表 序號		文獻內容說明	玉器器名
1	5	梁武帝大同七年(五四一)于闐國進獻玉佛。	玉佛
2		隋文帝開皇七年(五八七)西域的突厥國向隋文帝奉獻于闐地區製作 的玉杖。	玉杖

²¹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卷7,中古時期,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下)第四節旅行家及其遊記頁2226中,清楚說明《高居誨行記》的寫成及流傳。

(續前頁表二)

本表 序號	附錄 序號	文獻內容說明	玉器器名
3	7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曾賜給功臣李靖「于闐玉帶」,上面有	玉帶
		十三塊帶鎊,用黃金固定所附玉環,上面又經常掛著火鑑、大觿、算	
		囊等物。唐穆宗三年(八二三)章端符見到此玉帶,在《衛公故物記》	
		上面佩掛了:筆一、火鏡二、大觽一、小觽一、竿囊二、椰杯一,其	
		餘五件已遺失。並記錄是于闐國所獻三條玉帶之一。	
4	9	唐太宗貞觀六年(六三二)于闐國獻玉帶。	玉帶
5	14	唐德宗即位時(七四二)派朱如玉求玉於于闐,所得玉器種類有:圭、	玉帶板及其他
		佩、枕、帶銙、簪、奩、釧、杵。此外還有碧綠色實石(瑟瑟)百斤等。	
6	28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九三八)于闐國王進玉團、玉疊毛、玉裝鞦轡。	玉裝鞦轡
7	34	後晉少帝天福七年(九四二)于闐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	玉印
8	43	宋太祖建隆二年(九六一)于闐國王李聖天派使者進貢用玉盒子盛裝	玉盒、玉圭、
		的玉圭一,玉枕一。于闐國的摩尼師進貢琉璃瓶二。	玉枕
9	44	宋太祖開寶二年(九六九)于闐國王遣使來告訴宋太祖,于闐想呈貢	玉欛刀
		一塊重達237斤的大玉,請宋朝派人去取。國王男總呈貢玉欛刀。	

但是「附錄」中有 26 則記載盤據在絲路上的政權,如:吐番、沙州(敦煌)、回鵠、向中國進獻玉器與玉料。其中 15 則(序號 15、16、17、18、20、21、24、26、27、31、33、35、36、37、38)清楚註明進獻玉器(有時伴隨玉料);8 則記錄只進玉料(序號 19、22、23、25、32、39、40、45)。還有三次,記錄回鵠進貢「寶玉」、「玉」、「美玉」(序號 41、42、49),從字面上看不出是指玉器還是玉料。事實上這些政權並不生產玉料、玉器,所以前文已提及,學者們認為這幾個政權用以進獻的玉料、玉器也都來自于闐。

此外,康國(今日薩馬爾罕一帶)曾進獻玉環。(序號 13)唐代武則天在當皇后時(西元 655-683 年)曾招皇孫們到殿上,取「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讓皇孫們隨意爭取,來觀察他們的志趣。(序號 10)此處的「西國」可能泛指西域諸國。

綜合「附錄」裡的各則記載可知,當時自西域進獻的玉器主要有六類,大致依 出現多寡為序,其類別為:

- 1. 鑲嵌玉石、寶石的腰帶,或是腰帶上的玉帶銙(帶板)、玉鉸具(帶扣)。
- 2. 玉質器用:盤、碗、杯、奩、枕、杵、杖、玉把刀、印。
- 3. 玉質人體飾品:釧、環、指環、佩、簪。

- 4. 玉質馬具裝飾:鞍(馬背上的騎墊)、轡頭(拴馬繩子的頭)、鞍轡(可能 是成組的鞍與轡)。
 - 5. 玉幸。22
 - 6. 玉佛像。

其中: 玉帶、馬具,碗、杯、杵、印、釧、環、指環、佩、簪可見於六朝、隋 唐、五代、北宋的考古遺址中。限於篇幅,本節擇玉帶、玉杯兩類討論。

(二) 玉帶

前文論及曹魏時(西元 220 至 265 年)疏勒曾進獻大秦地區的赤石帶。(序號 1)大秦一詞泛指羅馬帝國及地中海東岸今日所稱敘利亞地區。第三世紀正是薩珊帝國(Sassanid Empire,西元 224-651 年)創建之初並與羅馬帝國爭奪地中海東岸的時期。圖 1、2 分別描述帝國創立者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ir I,? ~約 240 年)與其子沙普爾一世(Shapur I,約 240 至 272 年)的馬上英姿。²³ 圖 3 也是薩珊帝國騎象石雕,他們所繫腰帶上似乎都嵌貼或圓或方的飾片,甚至腰帶下方連結有圓尖形、長條形裝飾(?)。²⁴ 與後文論及的粟特人腰帶、北魏、北周至唐初蹀躞帶頗為相似。

「附錄」序號 11、24 分別記錄唐玄宗開元初(713 之後),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大食國進貢給唐玄宗馬匹及寶鈿帶; ²⁵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934),回鶻可汗仁美進獻二玉團之外還有波斯寶緤玉帶。從這二條記錄可知,薩珊帝國滅亡後,到伊斯蘭化的薩法爾王朝 Safarid dynasty(西元 861 至 1003 年)時,伊朗地區仍製作使用「波斯寶緤玉帶」。西亞的阿拉伯半島進貢的玉帶究竟是自己的土產?還是在朝貢途中於伊朗或中亞購得?則無從查考。

粟特(Sogdians),人種上屬於伊朗系統的中亞古族,操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東伊朗語。在中國史籍中又稱為昭武九姓、九姓胡等,南北朝至隋唐時,在河中地區建立了:康、史、安、曹、石、米、何等小國。歷史上的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

²² 附錄一中序號 14、43、54 均記錄西域進貢「玉圭」,筆者懷疑可能是將玉璞刻意打製成長方厚 片形,作為進呈的禮物。筆者在 2001 年訪問新疆且末採玉場時,仍見這樣的禮節。

²³ R. W. Ferrier ed., *The Arts of Persi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5, 68

²⁴ R. W. Ferrier ed., The Arts of Persia, 78.

²⁵ 殷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頁 38-50。從陝西唐代竇皦墓出 土白玉鑲寶石帶板可知,史料上所謂的「寶鈿帶」、「寶綵玉帶」、「寶糸玉帶」應該也是玉帶。

統一的帝國,因此長期受其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但粟特人非但沒有滅絕,反而更增強了自己的應變能力,不僅保存了獨立的王統世系,而且成為中古時代控制 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²⁶

近年在太原、西安等地發掘出土粟特人的墓葬提供重要的訊息。如圖 4、5、6 石槨上浮雕圖出自太原隋開皇十二年(592)墓葬,墓主虞弘是魚國人,在北周時曾任「檢校薩保府」,執掌祆寺及西域諸國事務。臨終前是隋的儀同三司,品階為正五品。這些石槨上浮雕的都是當時粟特人的生活場景,無論騎馬或宴居,都繫著釘飾金屬?或玉石?片的腰帶,圖 5 粟特騎士腰帶就很相似於圖二沙普爾一世的腰帶,下方都有圓尖形裝飾片。²⁷圖 7 為西安出土北周大象元年(西元 579 年)粟特人安伽墓中的壁畫。騎馬者所繫腰帶上也有等距離金色貼飾。²⁸

事實上,北亞民族在腰帶上加裝既美觀又有功能的帶飾,已有悠久的歷史。²⁹ 南北朝時鮮卑族系流行在腰帶嵌飾長方、圓等銅飾片,如圖 8 北魏孝武帝(西元532 至525 年)的銅帶飾。³⁰ 圖 9 是北魏洛陽永寧寺(西元516 至534 年)泥塑像局部線繪圖。³¹ 綜合圖 8、9 資料可知,當時是在正面左邊腰帶上嵌長條形帶銙、在背面腰帶上嵌圓形帶銙、正面右邊的腰帶上嵌橢圓偏孔扣眼片,帶銙與扣眼都是上下二層,中央空槽供腰帶穿過。穿戴時,按照身軀肥瘦選擇扣眼扣好,再將多出的一截繞插進腰帶,帶頭所嵌金屬鉈尾則垂在人的左下方。

可能這種北亞民族嵌金屬為飾的腰帶傳統,與西亞大秦、波斯,中亞粟特的 嵌美石為飾的腰帶傳統,在北朝晚期至隋唐之際作了某種程度的融合。下葬於貞 觀元年(627)的唐上柱國左衛府中郎將竇皦墓,在形制上仍相似於圖 8、9 所示 的北魏腰帶,但已改用優質白玉製作。³²(圖 10)圖 11 為北周驃騎大將軍若干雲 墓(北周官政元年,西元 578)出土一組完整的八環蹀躞玉帶,因該墓未經擾動,

²⁶ 榮新江,〈從薩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薩馬爾罕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3-8。唐代曾在薩馬爾罕一帶設置「河中府」,故近代多稱該區為「河中地區」。

²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²⁸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²⁹ 孫機,〈中國古代的革帶〉,《中國古與服論叢(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³⁰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2期,頁24-26。

³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圖

³² 劉雲輝、〈唐竇皦與其玉帶考〉、《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月刊),9卷2期 (1999.2),頁18-22。圖片佳者見: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0)。

玉帶還繫在墓主身上,確知位於腰後的八個方銙下方各以金圈連結可供懸掛生活用品(如:火鑑、大觿、算囊等)的玉環外,九個橢圓形帶偏心孔的「扣眼玉片」就繞到腰前,出土時還有一個「扣眼玉片」被帶頭上的扣針插入。³³ 經研究原報告中二件被稱為「蹀躞骨飾」的實為象牙質圓柱柄鐵刀,出土時分左右掛繫於墓主腰後。(圖 11a, b, c) 34

埋藏於唐晚期的何家村窖藏中有多條玉帶,其中一條經研究應屬北周時期的九環蹀躞玉帶。³⁵晚近更發表了隋煬帝的十三環蹀躞玉帶,可能該墓曾經遷葬,所嵌玉飾堆疊無序。³⁶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文獻中玉帶的資料多與于闐有關。甚至在隋末唐初資料中「于闐玉帶」似乎成有品牌的高貴舶來品。表二第3條(附錄序號7):《新唐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十八·李靖》紀錄唐朝開國國君高祖李淵,在武德四年(621)曾贈送有戰功的李靖一條有十三胯的「于闐玉帶」,原文為:「李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利,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此事又被較詳細地紀錄於《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三·韋端符·端符穆宗朝官拾遺·衛公故物記》中:「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由此可知,當初于闐進獻給唐高祖李淵三條玉帶,李淵將其中一條送給李靖。

表二第4條(附錄序號9)紀錄唐太宗貞觀六年(632)于闐國獻玉帶。

源自北亞的以金屬為帶飾傳統,與源自西亞、中亞的以玉石為帶飾的傳統,約 在北朝晚期融合,在唐代被納入官服制度中。《新唐書·輿服志》記載唐高宗顯慶 年間(西元 656 至 660 年)所制定官服顏色與帶銙質地、數目的使用情況:

以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 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錄為六品之服,淺錄為七品之服,皆銀帶, 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黃為流外官

³³ 員安志編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頁 60-72、157-160。

³⁴ 劉雲輝、〈北周若干雲與其玉帶考〉、《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月刊),9卷7期(1999.7),頁52-56。圖片佳者見: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這些方銙、扣眼玉片都分上下二層,下層為銅片,二片以金質鉚丁結合,中央空隙供皮質鞓穿過。

³⁵ 劉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環玉帶製作時代考〉,《考古與文物》,2013年4期,頁 95-99。雖然這組玉帶飾先後被發表不只一次,但都當作唐代玉帶,且有過錯誤的復原圖。

³⁶ 南京博物院等,〈江蘇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考古》,2014年7期,頁71-77。圖5。

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37

當玉帶已成為唐代官服中的一個等級,就很難想像全靠進口了。理論上中國境內應該也有製作玉帶的作坊。唐德宗時,有玉工碾琢玉帶銙時不慎誤毀一塊,自行購得一塊補足,卻被德宗識破而險招殺身之禍。³⁸ 只是目前還無法從數量相當多的北朝至隋唐玉帶裡,歸納出分辨中亞于闐等地玉工與長安等唐帝國大都市內玉工,製作玉器技法風格的差異。

如圖 12 是何家村出土一組典型唐代風格玉帶,當時已不流行在腰帶上垂掛各種生活雜物的蹀躞帶。在這一組上的鉈尾及每一片帶鎊多雕琢胡人奏樂、舞蹈的圖像,僅一片上雕琢獅子紋。³⁹「胡人樂舞」不是中國傳統藝術主題,用寬而斜的陰線勾勒人物、動物,成品流露略狂野的粗放氣息,完全捨棄漢晉玉雕細緻典雅的風格。由此角度推敲,圖 12 這類玉帶應該是中亞于闐玉工的作品。

雖說何家村窖藏應屬皇室珍寶,⁴⁰那麼這些玉帶在長安城內製作的機率甚大。 或因玉料及玉帶習俗本屬西來之物,長安的玉作坊也可能多為于闐人建置。所以師 徒傳承相似的技法,製作風格相似的作品。

(三) 玉杯

嚈噠(Hephthalite)是西元五、六世紀活躍於中亞的古氏族。據學者對烏茲 別克巴拉雷克壁畫以及固原出土北魏太和年間漆棺上墓主畫像的考證,認為嚈噠貴 族有其特殊執拿酒杯的手勢。他們皆是左手拿著小扇,右手小指外翹,用拇指與食 指、中指、無名指相對捏住杯的底部,如圖 13、14。⁴¹

^{37 (}宋) 歐陽修等,《新唐書·車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29。

^{38《}新唐書·卷一四二·列傳六十七》柳渾傳:「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鎊,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雖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需詳識乃可。於法誤傷乘與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

³⁹ 陝西歷史博物館,《神韻與輝煌——陝西歷史博物館國寶鑑賞·玉雜器類》(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71。

⁴⁰ 齊東方認為是唐德宗建中四年(西元 783 年)涇原兵變時,被租庸使劉震埋入地下的珍寶。 見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考古與文物》,2003 年 2 期。該文亦刊於: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但劉雲輝,韓建武認為該窖藏文物的規格高,應該屬於皇室收藏。見二者聯合撰述,陸建方主編,《中國玉器通史·隋唐卷》(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

⁴¹ 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122-138。事實上,捏著杯底的姿態在波斯、粟特的畫像中也頗常見,如本文圖 9 太原慮弘蒸蒸主人之妻也是捏著杯底,只是沒有將小指賴起。

西安李靜訓墓(隋大業 4 年,608)出土甚多來自異域的珍寶。⁴²圖 15 金扣白玉杯,口徑 5.6,高 4.1 公分,玉質潔白溫潤,很可能出自于闐玉工之手。其形制、大小都非常相似圖 14 漆棺繪圖中墓主人手執的小杯。

何家村窖藏出土二件嵌寶石可開合的玉臂環,具有濃厚的異域風格,一般認為 直接在中亞製作後傳入。但最值得關注的是窖藏中一件雕紋白玉八曲杯,(圖 16) 以及與之相似的光素水晶八曲杯,(圖 17)有關它們的製作地曾有不同的說法。

劉雲輝認為:「水晶八曲長杯造型與波斯薩珊時的石杯、銀杯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可能是舶來品,或唐朝工匠精心仿製。……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與水晶長杯造型相同,但口沿磨薄、腹壁雕忍冬捲草紋,是中西文化接合產物。」43

齊東方認為:「何家村的白玉八曲長杯、水晶八曲長杯的形制完全是薩珊式的,但薩珊和中亞罕見這類材質器物,從中國對玉類美石的偏愛上看,似乎應該是在中國的仿造。……白玉、水晶八曲長杯的作者也可能是來華的波斯或粟特工匠。白玉八曲長杯上的忍冬紋主要流行在南北朝時期,入唐後比較罕見,說明仿造的時代可能偏早,因此這兩件八曲長杯製造的年代大約在7世紀。」44

西方學者麥理凱(A. S. Melikian-Chirvani)則認為該件白玉杯是八或九世紀伊朗地區波斯詩歌中的「Rekab」,即是從薩珊時代到塞爾柱時代的多瓣酒船。⁴⁵ 從波斯古詩歌可知 Rekab 是波斯宮廷酒宴中的酒船,除了一件金質,其餘多以銀或水晶製作。但也可能用玉製作,因為用玉是國王的專利。⁴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麥理凱的論文中還發表了羅浮宮藏的一件綠色玉石酒船的鳥瞰面與底面。即本文圖 18a, b。⁴⁷ 該件是法國考古學家 Roland de Mecquenem 從伊朗西南地區蘇薩市 (Susa) 獲得,器身有三分之一殘缺,1928 年入藏羅浮宮博物

⁴²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訓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9期。

⁴³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頁14-15。

⁴⁴ 齊東方,〈何家村遺寶與絲綢之路〉,《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頁35。

⁴⁵ 薩珊帝國 (Sasanian Empire, 西元 224-651 年); 塞爾柱王朝 (Seljug dynasty 約 1037-1194 年)。

⁴⁶ A. S. Melikian-Chirvani, "Rekab: The Poly-Lobed Wine Boat from Sasanian to Saljug Times," in *Au carrefour des religions*, ed. R. Gyselen, Res Orientales, 7 (Bures-sur-Yvette, 1995), 187-203, 9 figs. 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 123-173. 在 1997 年論文頁 138 相當肯定白玉杯是伊朗製作,但在圖 3 的圖說中還是寫著: Iran or China (伊朗或中國)。

⁴⁷ 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fig.2

館。質地未經科學檢測,羅浮宮博物館在網路資料中定為輝玉(jadeite),但麥理凱在其論文中認為可能是閃玉(nephrite),可能是六至七世紀薩珊王朝時期製作。文中也提到與之同出於蘇薩市的水晶酒船,後者的口沿鑲有一圈金邊,金邊上鏤空成排蜿蜒光芒(Sinuous rays)狀,可能曾鑲嵌了寶石,整個口沿鑲嵌代表太陽。(圖 19a, b)而圖 18 綠色玉石酒船則在口沿刻畫雙鋸齒紋來象徵太陽輻射。麥理凱認為當時可能特意選擇互補色,如:一綠、一白,來製作成組器用。48

2012 年 10 月 11 日,承蒙羅浮宮博物館古代東方文明部主任 Ms. Francoise Demange 協助,⁴⁹ 圖 18 這件綠色玉石容器從該館展櫃取出供筆者仔細檢視。結束後筆者再趕往展場觀察與之同出於蘇薩的水晶容器,後者發表於 2006 年的特展圖錄中。⁵⁰

據筆者的目驗,圖 18 小容器的質地既非輝玉(jadeite,俗稱翡翠),也非閃玉(nephrite,俗稱和闐玉),而可能是綠色玉髓(chalcedony),即是與水晶同屬石英家族的潛晶質礦物,成分為二氧化矽。如圖 18 這般色濃、幾乎不透明的綠玉髓不多見,⁵¹ 也有學者稱之為碧石(jasper)。所以,筆者於 2012 年親自前往羅浮宮博物館的查訪,雖肯定薩珊王朝時期伊朗地區有成熟的硬石工藝,但以石英家族的水晶、玉髓為主要質材。暫時否定了薩珊時期,甚至王朝結束後的八世紀,伊朗地區有雕琢閃玉(nephrite)的工藝。⁵²

薩珊帝國(西元 226 至 650 年)的橢圓長杯分為不分瓣和分瓣二式。質地多屬銀質,含微量銅及其他元素,有的局部鎏金。長度多超過 15 公分,以 20 公分左右的最常見。(圖 $20 \cdot 21$) 53 也有的發展成更窄長的器形。這類長杯從側面看,多作兩端上翹的彎月形。

麥理凱分析波斯詩歌內容來解釋彎月形「酒船」的創形理念:在波斯詩文中紅

⁴⁸ A. S. Melikian-Chirvani, 1997; 唐金裕, 〈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掘簡報〉, 頁 135-136。

⁴⁹ 承蒙巴黎的吉美博物館曹慧中研究員協助聯繫,東方部主任 Ms. Francoise Demange 大力襄助,特此申謝。

⁵⁰ Musée Cernuschi,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aris-Musées, 2006), pl.100.

⁵¹ 澳洲出產一種透明度較高的綠玉髓,坊間稱為「澳洲玉」。1970-80 年代頗流行於臺灣藝品店。

⁵² 依據礦物學、人類學的資料,學界將 nephrite 與 jadeite 雨種拋磨後會呈現美麗綠色的礦物,定義為真玉。前者屬透閃石類,可譯為「閃玉」,後者屬輝石類,可稱為「輝玉」。前者也可稱為「透閃石軟玉」。

⁵³ Ann C. Gunter and Paul Jett,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1992,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92).

色葡萄酒象徵「日」,酒船象徵「月」,所以用酒船盛裝紅葡萄酒就是「日」、「月」的結合(Conjunction)。給帝王祝壽的詩歌中,常歌頌帝王是「結合日、月(能量)的偉人 Master of Conjunction」。54

或因彎月形長杯具有特殊意涵,所以雖然用它盛酒時,實在不太容易將杯中物順利喝下,但這種造形的酒杯卻在波斯文化圈非常流行。

隨著波斯文化的傳播,長杯也流行於中亞,甚至東亞中國。在中亞壁畫上所見到飲者或侍者執捧的長杯,器身長寬比例與波斯地區長杯相似,屬窄長形。55(圖13、22、23)但傳到了中國,如圖24西安懿德太子墓壁畫,56或圖6太原虞弘墓石槨浮雕,多曲杯就變得較為寬短,器身也較深。這應該是在實用的前提下忘卻彎月形長杯原有的象徵意涵。圖25玉帶鎊上雕琢胡人手捧不分瓣長杯飲酒。

比較了薩珊帝國的金屬長杯、中亞粟特以及大唐帝國境內的長杯圖像,可推斷 何家村出土的二件八曲長杯,應該是長杯文化傳播至中亞以後才發展出的短、寬器 形。最可能是在盛產優質白玉的于闐地區製作。

圖 19 水晶容器加了金框的尺寸為:全長 8.9 公分、寬 6.6 公分、高 1.7 公分。圖 18 綠玉石小容器,據筆者目測約為:長 5.2 公分、寬 2.8 公分、高 1.2 公分。二者的形制、紋飾、尺寸幾乎一模一樣,推測圖 18 原本也加有金框。羅浮宮博物館 Ms. Francoise Demange 認為本文圖 19 是薩珊王朝時期盛裝胭脂之類珍貴物的「小容器 Petite coupe」。57 筆者很同意此一看法,因為加上如此寬的金邊後就不可能用作飲器,也就不能稱作「酒船」。但是這二件上的紋飾卻很相似何家村白玉杯,以及唐代玉簪上的紋飾。

圖 26、27、28 正是圖 18、19 薩珊小容器,與圖 16 何家村白玉杯的局部,都 是在器身窄端外壁雕琢「以一對螺旋渦紋夾持的三瓣葉紋」。圖 29 薩珊帝國灰泥 牆紋飾上堆塑了相似的「三瓣葉紋」。⁵⁸ 圖 30 薩珊帝國灰泥牆紋飾上水果的兩側

⁵⁴ A.S. Melikian-Chirvani,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92.

⁵⁵ 圖 13、22、23 分別引自: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七鴕紋銀盤與飛廉紋銀盤〉、〈唐·李壽石槨線刻《恃女圖》《樂舞圖》散記〉,均收入《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128、159、217。

⁵⁶ 圖 24 引自孫機,〈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樂舞圖》散記〉,《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 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頁 217。

⁵⁷ Musée Cernuschi,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l.100.

⁵⁸ R.W. Ferrier, *The Art of Persia*, pl.18, 19.

也有類似的「三瓣葉紋」。 圖 31 唐代玉簪飾上花心部位的菱形格紋,很相似圖 26、27 薩珊小容器上的菱形格紋。換言之,這些可能在于闐國製作的唐代玉器,除了紋飾構圖相似外,連用寬斜刀的雕琢技法也都很接近薩珊王朝的硬石雕刻。

(四) 小結

總之,腰帶上鑲嵌美石,用金銀製作多瓣長杯的傳統,從西亞波斯地區薩珊帝國向東北傳播。由於中亞居住的粟特人、塞人在語言上、人種上都與波斯地區居民同屬伊朗族系,再加上中亞東半部于闐地區盛產美玉,因而製作了玉帶以及多曲長杯等。

前文已述及南北朝以來聚居中亞的粟特人,在中國史籍中稱為昭武九姓:何國 為其中之一。史載北朝晚期西域人何通就是有名的製玉高手,其子何稠在北周至唐 初時,以擅長各種工藝而受朝廷重用。何通也因此留名青史。⁵⁹

中亞的于闐國可能曾對美玉採取壟斷政策,至少隋唐時期于闐國並不用玉料,而用製作好的玉器,作為向東方中國「進獻」、「朝貢」的物品。即或專程派人去求玉,也只能得到大宗玉器。如唐德宗即位時(西元742年)派朱如玉求玉於于闐,所得有:圭一,珂佩五,枕一,帶將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並它賓等。(見「附錄」序號14)

于闐國只售玉器、不賣玉料的專利制度使得大唐帝國的玉料並不充足,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封禪典禮的禪地祇玉冊就是用白大理石製作。⁶⁰到了天寶十載,還因為當時都用似玉之「珉」製作禮神六器而下令規定:「自今以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以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⁶¹

不過于闐國對玉料的壟斷並非永久,至晚在五代時期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59 《}隋書·列傳三十三》:「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隋書·列傳四十》:「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鼎文書局,1987年。此處「西城人也」,經封傳兵考證,「西城人」三字應為「西域人」。(見封傳兵,〈何妥為西域人及其他——中華本《隋書·儒林傳》校誤〉,《新世紀圖書館》,2014年2期,頁81-83。)

⁶⁰ 該套玉冊藏於本院,見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106期(1992.1), 頁12-25。

^{61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天寶十載詔曰:禮神以玉,蓋取其精潔,表裡溫潤合德,為器有象, 正辭乃信,以達馨香在其璧。頃來禮神六器及宗廟奠玉,自馮紹王奏後,有司並皆用瑉。禮所 謂:君子貴玉而賤珉不可用也。自今以後,禮神六器、宗廟奠玉,並用真玉。諸祀用珉,如以 玉難得大者,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924) 就進獻玉團了。⁶²(見「附錄」序號 19)從附表可知,五代僅短短 54年(西元 907至 960年),從中亞傳玉料至東方中國就有 19次之多,共進玉團約 428團。北宋 167年(西元 960至 1126年),從中亞傳玉料至東方中國共 10次,共進至少大小數百團,還有超過二尺羊脂白玉料。

雖然于闐國在1006年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國所滅,但喀喇汗國瞭解打著于闐國名號,以玉料或玉器為敲門磚與東方中國來往可獲得很大利潤。因為于闐商人打著朝貢的名義,既可免稅,沿途還受到官方接待。即或如此,他們還常將最優質的美玉售給私商,用較差的玉料進獻皇帝。⁶³因此,北宋神宗、徽宗還需主動要求官吏設法高價收購優質美玉。見「附錄」序號 63-65。因為玉料充足,所以宋真宗禪地祇的玉冊及盛裝玉冊之匱所嵌玉片,都是優質白玉。⁶⁴

四、第三階段:南宋至兼併新疆前的中亞玉作 (西元 1126 年至 1759 年)

(一) 本期通論

北宋徽、欽二帝被金兵擴獲,南宋高宗定都臨安(今日杭州)後,對其父親徽宗用大量金錢購買玉料的行為作過嚴厲批評,並辭退大食的進獻珠玉。見「附錄」序號 66。金人佔據黃河流域,與西域諸國可直接來往,但也不願意用有用之物(絲帛)交換無用之物(玉石),所以辭退西夏進獻珠玉。見「附錄」序號 67。

但考古發掘證明金朝與南宋的玉雕工藝水平有很大的提升。不但多玉質白潤, 且雕工精細,生動傳神。應是民間自由貿易玉料,經濟繁榮的結果。⁶⁵

蒙元時中亞屬察合臺汗國(Chagatai Khanate),產玉之地即在蒙古人控制之

⁶² 所謂「玉團」,是古代于闐人包裝玉石的一種方法,把不大的籽玉或山料用牛皮包裝縫合成一團即一包,一團玉石數量不等,視其大小而定。有的裝一二塊成一包,有的裝四五塊成一包,視馱運方便而定。一般數十市斤一團(包)。採用這種裝運方法,既方便又避免玉石磨損。見:殷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文中附註。

⁶³ 殷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頁 38-50 (頁 44-50 敘述較詳)。 所引用資料多見於《宋史·于闐傳》。

⁶⁴ 該套玉冊也藏於本院,參見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頁 12-25。

⁶⁵ 鄧淑蘋,〈寫實與仿古交會下的南宋玉器〉,《文藝紹與——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32-44。

下。蒙元西征時曾擄獲大量工匠;⁶⁶ 有學者考證認為,這類工匠發派至各地服役,大多都納入官匠戶中服役。⁶⁷ 北京城是當時的大都(京城),蒙古國中統二年(南宋理宗景定二年,西元 1261 年)曾徙和林白八里及諸路金玉瑪瑙諸工三千餘戶於大都,立金玉局。⁶⁸ 據《析津志輯佚》記載:「南城彰儀門外,去二里許,望南有人家百餘戶,俱碾玉工,是名磨玉局。」⁶⁹ 山西大同路採砂所每年要採「磨玉夏水砂」二百擔,起運大都,供給玉工磨玉之用。⁷⁰ 這些被迫遷到大都的玉工中,來自中亞于闐、高昌一帶的玉工可能佔相當大的比例,或因屬於「官匠戶」,有如今日在「國營企業」工作,所以被稱為「西域國手」。⁷¹

但是,真正有關元代時中亞玉作的資料還很匱乏。《經世大典·站赤》紀錄至 元八年(1271)元軍進入為察合臺汗國一度佔據的斡端、哈實哈兒(即喀什噶爾, 今日喀什)等地,並在此布設站赤(驛站)。至元十年,敕工匠至這一帶采玉。72

察合臺汗國於西元 1346 年分裂為東、西二汗國。西察合臺汗國於 1370 年被權臣帖木兒(Timur)篡位,建立了帖木兒帝國(Timurid Empire,西元 1370 至 1506 年)全盛時統治中亞西部及西亞的大部分地區。所以西方藝術史家多稱此時的藝術為「帖木兒—波斯傳統 Timurid/Persian Tradition」。

西元 1403 至 1406 年西班牙人克拉維約隨使節團出使帖木兒帝國,所撰寫的旅行記錄被翻譯為多國文字。楊兆鈞根據土耳其譯本翻譯為中文《克拉維約東使記》。文中記錄:「在薩馬爾罕城內,有自和闐運來寶石、瑪瑙、珠貨,及各樣珍貴首飾。和闐所產之貨,具極名貴者,皆可求之於薩馬爾罕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

⁶⁶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8),頁7。第一卷第七章紀錄,當初蒙古大軍西征時,在中亞撒馬爾罕燒殺搶奪,獨留該城三萬餘工匠分賞給諸子、諸妻、諸匠。

⁶⁷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頁876。

^{68 《}經世大典·工典·玉工》。該書已佚失,目前所見多為各種書籍中的引文。

^{69 《}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頁115。元人熊夢祥《析津志》是北京最早的地方誌書,可惜久佚。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在20世紀80年代初將《析津志》的一些佚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編為《析津志輯佚》一書,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程越,〈古代和闐玉向內地輸入綜略〉、《西域研究》、1996年3期。

^{70 《}元史·卷88·百官四》:「大同路采砂所,至元十六年置,管領大同路撥到民一百六戶,歲采磨玉夏水砂二百石,起運大都,以給玉工磨礲之用。」

⁷¹ 鄧淑蘋,〈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玉雕的關鍵意義〉,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主編,《考古學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⁷² 田衛疆,《絲綢之路東察合臺汗國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頁 22,對《永樂大典》卷 19417 收錄《經世大典·站赤》記錄的解讀。

工匠,手藝精巧,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73(附錄序號 70)

印度學者 Dr. M.L.Nigam 在印度海得拉巴市(Hyderabad)的沙拉金博物館(Salar Jung Museum)的圖書館中找到一篇古老的波斯文論述,其中引用了帖木兒帝國國君 Shah Rukh(西元 1405 至 1447 年在位)的臣子默罕默德哈加(Mahammad Haji)曾奉命撰寫關於各色玉石療效的著作,文中也記述沙哈魯及其皇后都喜愛美玉,喀什噶爾地區不僅生產玉料,也製作、使用玉器,玉器成為社會顯貴者的身份表徵。74(附錄序號 71)

目前歐美及伊朗多間博物館藏有約二十件被訂為十四至十六世紀帖木兒帝國 玉器,其中有二件刻有帖木兒帝國第三代國君兀魯伯名款。此外,以多件深碧綠玉 製作的龍柄杯最受矚目。帖木兒帝國滅亡之後,十七、八世紀中亞雖無很強勢的政 權,但仍見帶龍柄或虎柄的碧玉罐的製作。75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藏二件玉容器,是 1611 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由 伊朗薩非王朝的沙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奉獻給阿德比神廟(Ardebil Shrine)。⁷⁶ 二器造形特殊,可能是中亞玉工作品。

當帖木兒帝國取代西察合臺汗國後,東察合臺汗國(Moghulistan)延續其國 祚甚長,從元中期至清早期(西元 1347 至 1680 年),始為準噶爾汗國所滅。⁷⁷ 雖 然有關此期此區玉作的文獻紀錄不多,但事實上該地區很可能繼續製作玉質碗盤 等。由於清高宗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式征服了準噶爾汗國,將中亞東半部收 歸大清帝國後,稱天山北路為準部,天山南路為回部。不少帶有長期使用磨蝕痕的 玉碗、盤、罐、壺等被送入紫禁城,它們很可能就是東察合臺汗國至準噶爾汗國貴 族的日常用品。

因此本節下文將再分為四小單元介紹之。

⁷³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著,(土耳其) 奧瑪·李查譯,楊兆鈞譯,《克拉維約東使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頁57。

⁷⁴ Nigam, M.L. "Fr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 *Kala, Journal of 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Vol. IX (2004), pp.13-18.

⁷⁵ 鄧淑蘋,〈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 卷 1 期 (2015 秋),頁 211-241。鄧淑蘋,〈龍虎西域——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故宮文物月刊》,393 期 (2015.12),頁50-65。

⁷⁶ Howard Hansfo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7), pl. 80A, B.

⁷⁷ 東察合臺汗國 (Moghulistan) 在《明史》中是按照國都所在地先後稱為:別失八里、亦力把里、吐魯番,1514 年吐魯番汗國被旁支葉爾羌汗國吞併,至1680 年被準噶爾汗國滅亡。

(二)帶兀魯伯刻款的二件玉器

兀魯伯是是帖木兒之孫,沙哈魯之子。出生於 1394 年,西元 1409 至 1447 年長期擔任河中地區的行政長官,令薩馬爾罕成為中亞重要的商貿、學術中心。⁷⁸ 他最有名的史蹟是建立了兀魯伯天文臺。他在 1424 至 1425 年成功抵禦東察合臺汗國後,獲得二大塊深碧綠玉料,其一用於製作目前放在古爾埃米爾陵墓(Guri-Amir)中帖木兒大帝的棺材。⁷⁹ 1447 年兀魯伯繼沙哈魯為帖木兒帝國的第三代國君,1449 年被暗殺身亡。值得注意的是,兀魯伯曾參加沙哈魯派遣的龐大使節團,於 1419 至 1422 年出使大明帝國。⁸⁰ 其間在北京停留將近半年。這種經歷應該增加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目前被藝術史界歸為帖木兒帝國的玉器中,只有二件玉容器上加刻了兀魯伯名款(圖32、33)。⁸¹ 但是它們的裝飾母題和玉料顏色,都不屬典型帖木兒玉雕風格,顯示物主的特殊偏好。

帖木兒帝國王族融合突厥、蒙古兩系的血緣與文化。突厥文化裡認為碧玉具有保身、避邪、增加勇氣、助人戰爭勝利等功效。⁸² 所以大部分帖木兒玉器都以匀淨、深沈的碧綠玉製作,且多以龍紋為主要裝飾。(詳下節)

圖 32 玉杯是用稍淺的碧綠玉製作,全長 19.5 公分、寬 12.2 公分、高 7.3 公分,大英博物館藏。1960/61 年首度由華威廉 (William Watson)等人發表於大英

^{78 「}河中地區」,指中亞錫爾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澤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烏茲別克全境和哈薩克西南部。七世紀中葉唐代在此設立河中府,故中文資料稱此區為「河中地區」。

⁷⁹ M. E. Masson, "Tretii Kusok nefritovogo namogil'nika Timura," *Epigrafika Vostoka*, 2(1948). Geoffrey Wills, *Jade of the East*. (New York: Weatherhill/Orientations, 1972).

⁸⁰ 火者·蓋耶速丁原著,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

⁸¹ 印度大學中 Bharat Kala Bhavan 收藏中有一件所謂兀魯伯款鳳首杯,關於其刻款真贗尚無定論。Stephen Markel 在其 1990 年論文圖 4 註明器表刻有兀魯伯款及賈漢吉 1611-12 年款。("Fit for an Emperor: Inscribed Works of Decorative Art Acquired by the Great Mughals," *Orientations*, 218(1990): 22-36.) 但 Ralph Pinder-Wilson 在其 1992 年論文只提及該杯有兀魯伯款("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Edited by Stephen Markel,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1992): 35-48.) 此玉杯也發表於 Robert Skelton 1991 年論文圖 15。文中標示它為蒙兀兒帝國玉器,又懷疑可能是帖木兒帝國晚期或薩非王朝玉器。("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Edited by Roger Keverne, *Jade*, 1991) 此玉杯也見於麥理凱 1999 年論文圖 31,作者針對該玉杯上所刻的兀魯伯款的拼音法提出質疑。見 A. S. Melikian-Chirvani,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83-140.

⁸² 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ume II(1997): 126-134.

博物館季刊。 83 一側口沿下方器壁陰刻草體阿拉伯文「Ulugh Beg Kuragan」。(圖 32b)與螭虎柄相對的一端包覆一銀片,銀片上以土耳其文刻著「上帝之恩無限」(圖 32c)。推測可能是器緣有了傷缺, 1600 至 1800 年間在鄂圖曼帝國修復,但清晰的圖檔公布甚晚。 84

「Ulugh Beg Kuragan」即是《明史·西域傳》中的「兀魯伯曲烈干」。⁸⁵「曲烈干(Kuragan)」此一頭銜意指:皇家女婿(Royal Son-in-law)。因為兀魯伯在1417年娶了成吉思汗的後代而獲此尊號。⁸⁶ 所以,推估是在1417至1446年間,兀魯伯擔任薩馬爾罕地區行政長官時,命人將其名款加刻在這件玉杯上。

多位西方學者曾對這件玉杯的製作地提出討論:

華威廉(William Watson)等認為:「它的形制,如有圈足及近乎垂直的器壁都是中國式,有獨角和雙叉尾的扭曲身體的老虎,是中國神話動物,流行於宋代或更早。雖無法肯定,但即或玉杯不是在中國雕琢,也是模仿中國款式。」(譯文)但由於螭虎把柄造形不佳,尤其是螭虎面孔粗製濫造,雕琢草率,華威廉等認為:它不同於習見的中國藝術品上的螭紋。此外這件玉杯的顏色與質感也非中國人所愛好的玉料。(譯意)由於當時帖木兒帝國與大明帝國間交流頻繁,帖木兒帝王喜好中國瓷器等,所以華威廉等認為:「很難相信在沒有中國玉工的情況下,刻帖木兒玉棺上銘文的雕玉工匠。不能仿雕中國造形的玉器。」(譯文)總之,華威廉等對這件玉杯的原作地始終存疑,認為可能是北京的中國玉工,也可能是中國西部或中亞一帶的玉工製作。(同註 86)

英國學者韓斯福 (Howard Hansford) 較傾向於認為它是中國作品。他認為:「最有名的是沙哈魯於 1419 年派遣大使自首都哈烈 (Herat) 到中國覲見明成祖永樂皇帝。在中國長達一年,回程時,於 1422 年經過和闐。在明朝初年,玉的產地(指和闐地區)無論在名義上、實質上,都屬帖木兒帝國統治。我們或可認為,前往東方的使者帶了珍貴的石頭(指玉料)作為給(中國)皇帝的禮物,而可能帶回

⁸³ Ralph Pinder-Wilson, and William Watson (華 威 廉),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vol. 23 (1960-61).

⁸⁴ 圖 32c 引自:尼爾·麥葛瑞格 (Neil MacGregor) 著,劉道捷、拾巳安譯,《看得見的世界史》(臺北:大是文化出版社,2012)。

⁸⁵ 兀魯伯(Ulugh Beg),亦可翻譯為「鳥魯伯格」。

⁸⁶ Ralph Pinder-Wilson, and William Watson (華 威 廉),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vol. 23 (1960-61).

更多的(玉器)給薩馬爾罕或哈烈的君王。」(譯文)87

韓氏還報導 1966 年六、七月間,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舉辦伊斯蘭玉器展,本文圖 32 這件玉杯也在展出之列,並被標示為「15世紀早期,中國或中亞」。但在該展覽也展出數件造形無疑源自伊斯蘭金屬器的玉杯,其中也有刻兀魯伯名款的。但風格和技術完全不同於本文圖 32 這件玉杯。

1975年,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舉辦中國玉器特展,這件玉杯收入專書的第325號。⁸⁸標示為:「14世紀至15世紀早期,中國或中亞」。書中雖未有太多的說明,但將之與其數件附有鏤空立雕螭紋的玉「杯」,⁸⁹同時編入宋代至明代早期仿古風格的章節中。

1980年屈志仁(James Watt)在其《漢代至清代的中國玉雕》中討論第 139 號明代陸子剛款玉杯時,也討論了兀魯伯款玉杯。⁹⁰ 他的看法是:該玉杯是綠色,器壁厚,相當光素。是明代北方玉雕特色。不同於當時南方尚白色、多紋飾的風格。(譯意)並認為:「這種觀察並未解決基本問題,但如果兀魯伯款玉杯是在中國製作的話,那可能是在北京、或北京與玉的原產地(指新疆和閩)之間的某個地方。」(譯文)

筆者在《明史·西域傳》找到明英宗正統十年(西元 1445 年)曾贈予兀魯伯「金玉器」的紀錄:「(明英宗)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千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將賜王及王妻子彩幣表裡,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據此,筆者於 1987 年撰文推測:圖 32 這件螭把杯可能就是明英宗贈予兀魯伯的玉器。兀魯伯頗珍視之,故加刻自己的名款。⁹¹ 筆者當時的推測曾為國際學術界接受長達二十多年,筆者曾於 1995年造訪大英博物館檢視實物,當時也維持既有的看法。

但是隨著考古出土宋、元、明代玉器資料日多,筆者又參與了國立故宮博物院

⁸⁷ Howard Hansfo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l.79.

⁸⁸ John Ayers &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

⁸⁹ 許多被西方學者稱為「杯」的中國古代容器,在中國是當作書寫時的水盛,而非飲食器的杯子。故,筆者加上括弧。

⁹⁰ James C. Y. Watt, (屈 志仁), Chinese Jades through Han to Ch'ing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Weatherhill, Inc. 1980).

⁹¹ 鄧淑蘋,〈流傳海外疑似賽賞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47期(1987.2),頁14-35。

南宋展的選件籌展後,對宋元明代玉雕螭虎紋的造形較為熟悉。⁹² 2012 年再度在 大英博物館庫房上手觀摩圖 32 這件玉杯實物時,就完全否定自己過去的推測。

因為它壯碩厚實的造形,口緣明顯磨薄並外撇,整體觀之,應當用作飲食器。這樣大容量的杯子,較合乎中亞草原民族的飲食習性。單柄上所雕螭虎面孔五官扁平,以陰線刻畫橄欖形眼睛,額頭三條短線,表情有些兇狠。(圖 32e)雙耳間的長角壓在大片鬣毛上,鬣毛整個披向後腦左側,鬣毛下的肩頸部位有大塊凹缺,玉工未加修磨;(圖 32d)螭頭下巴下方留有一大塊應該切除的玉料,因需要將琢玉工具穿過螭虎攀繞的四肢才能進行切除多餘玉料的工序,大約玉工感到費事,就不予處理。因此這件螭虎就有個極為厚重結實的雙下巴。(圖 32a)這樣粗放的風格,完全不像明代中國玉工的作品,基本排除了作為明英宗贈送給兀魯伯國禮的可能性。

這件玉杯上的螭虎,額頭刻有三道短橫線,背脊上刻有一道寬深陰線,呈現元代風格。東亞中國是亞歐大陸最重要的玉雕藝術發展中心,中亞玉雕在受到東亞中國風格影響下,也可能發展的步調較晚。前文已提及西元 1403 至 1406 年出使帖木兒帝國的西班牙人克拉維約,在其紀錄中記述:「和闐所產之貨具極名貴者,皆可求之於薩馬爾罕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工匠,手藝精巧,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 兀魯伯款的螭把杯很可能是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也就是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早期,和闐玉工的作品。很可能兀魯伯在 1419 至 1422 年,隨其父沙哈魯派遣的訪問團訪問北京,回國途中得自和闐地區。

圖 33 白玉罐是第二件刻有兀魯伯名款的玉器。高 14.5 公分、腹徑 16 公分。 頸部浮雕兀魯伯 1447-1449 年任帝國第三代國君時的尊號。目前收藏於葡萄牙里斯 本的古爾本基安美術館(Museu Calouste Gulbenkian)。⁹³「S」形單柄用另一塊白玉 雕成,上、下兩端分別雕琢龍首、鳳首及鏤空花朵紋,再以金屬鉚釘固定於罐體一 側。

帖木兒帝國皇族後代在北印度建立了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西元 1526

⁹² 有關宋、元、明螭虎紋的比較,見鄧淑蘋,〈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 卷 1 期(2015 秋),頁 211-241。

⁹³ 此玉器第一次發表於該基金會出版的專書: Oriental Islamic Art: Calouste Gulbenian Collection (Lisbon: Museum Nacionalde Arte Antiga, 1963), no. 28. 由 Ralph Pinder-Wilson 辨 識 出 它 是 帖 木 兒 玉 器。以 上 引 自: Skelton, Robert,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in Roger Keverne edited, Jade (London: Anness Publishing, 1991), 272-295, note7.

至 1857 年)。圖 33 這件刻有兀魯伯名款的玉罐又被蒙兀兒帝國的第四、第五代國君賈漢吉(Jahangir,西元 1605 至 1627 年)與沙加罕(Shah Jahan,西元 1628 至 1658 年)收藏,所以玉罐口沿與柄的下端刻有二人的收藏款。麥理凱懷疑這件玉罐的器柄可能是賈漢吉時由蒙兀兒帝國宮廷御用工匠所製作。94 但若通盤瞭解十四、十五世紀亞洲各地龍紋造形,以及十七世紀蒙兀兒帝國玉雕中的動、植物紋特徵,就不會懷疑玉柄應該是與玉罐同時完成。

圖 34、35 是元晚期與明代早中期玉雕上的龍頭。圖 36 至 40 則是典型的「帖木兒—波斯風格」龍頭。經過對比與分析,我們發現圖 33 白玉罐上的龍頭似為介於東亞中國與中亞帖木兒的中間造形。它雕紋細緻的特徵相似於中國玉雕,但中國玉龍頭少見如此大的圓鼓眼以及短角與短飄鬣。它是否是兀魯伯在登基稱帝後,向和闐地區工藝最佳的作坊訂製呢?這是值得思考的方向。95

(三) 帖木兒帝國風格的碧玉龍柄器

帖木兒帝國(西元 1370 至 1506 年)的貴族並不喜愛服飾類玉器,所以只有少數戒指、小珮等。存世的帖木兒玉器有少量圖章、劍柄(圖 36)等,⁹⁶ 但有不少玉容器。除了圖 32、33 外,存世還有多件碧玉杯,羅浮宮博物館藏有二件不帶柄的雕紋玉碗,⁹⁷ 帶龍柄的碧玉杯至少已公布八件:

- 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一件船形龍柄杯,該館館藏號:B60J160。有學者認為可能 是十至十一世紀中亞玉雕,⁹⁸ 但包括典藏單位及其他學者仍認為應該是十五世紀 作品。
- 2.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二件。該館館藏號: 8841、8842。(圖 37、39)⁹⁹

⁹⁴ A. S. Melikian-Chirvani,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83-140.

⁹⁵ Ralph Pinder-Wilson 認為該件玉罐應是薩馬爾罕的玉工製作,見: Pinder-Wilson, Ralph, "Jades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Stephen Markel edited,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92), 35-47.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過去學術界完全沒有關於和閩地區玉作的資訊。

⁹⁶ 圖 36 引 自:Lentz, Thomas W. and Lowry, Glenn D.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9), 143.

⁹⁷ Sophie Makariou, Les Arts de L'Islam au Musée du Louvre (Paris : Musée du Louvre, 2012), 19, 295.

⁹⁸ A. S. Melikian-Chirvani,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 — Chapter I.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 II (1997): 123-173.

⁹⁹ Sheila R. Canby,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pls.75, 76.

- 3. 維也納藝術博物館藏二件。100
- 4. 大英博物館藏二件。該館館藏號: 1970.6-4.1、1961.0213.1。(圖 38、40) 101
- 5. 私人收藏一件。¹⁰²

從圖 36 至 40 可看出帖木兒帝國典型龍頭造形是:頭頂都有從額頭向後腦門作 彎弧形的雙角,捲鼻頭、張口露齒。但龍頭與杯身接觸點卻不一致:可以從龍的鼻 頭尖端(圖 37)、前門牙(圖 38),到龍下巴(圖 39、40)。它們都與杯身用同一 塊碧玉雕琢,且器柄形成圓弧,可供穿繫繩索勾掛於人的腰帶上或馬鞍上。

有學者認為這種龍柄玉杯源自元代(西元 1271 至 1368 年)的金屬龍柄杯(圖 41)。¹⁰³ 後者常在龍口處垂一圓環,用以穿繫於人的腰帶上或馬鞍上。這是因為許 多擅長騎馬征戰的民族,喜好隨身攜帶自己的飲器。¹⁰⁴

龍柄,除了加諸玉杯外,也見加諸玉罐。圖 33 白玉龍柄罐是具有確定年代 (西元 1447 至 1449 年)的一件,但柄部是以另一塊玉製作。帶龍柄的金屬罐是中亞帖木兒帝國的常見器類,東亞大明帝國則多帶龍柄的瓷罐。龍柄罐的最初原生地究竟是在東亞大明帝國?還是中、西亞帖木兒帝國?學界尚無一致看法。¹⁰⁵ 比起龍柄杯,玉雕龍柄罐似乎流行至更晚的年代,以及更西的地域。

圖 42 是藏於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的碧玉嵌金絲龍柄罐,刻有 薩非王朝建立者伊斯瑪儀一世(Shah Ismail, 1501至 1524年)的名款,龍首柄

¹⁰⁰ David J. Roxburgh ed.,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pls. 191, 192.

¹⁰¹ Barbara Brend, *Islamic Ar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 1991), pl.91. Ralph Pinder-Wilson,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Edited by Stephen Markel,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92), 35-48, pl.3.

¹⁰² 餐 表 於 Pinder-Wilson, Ralph,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Edited by Stephen Markel, *The World of Jade*, pl. 8 °

¹⁰³ 圖 41 引 自: Thomas W. Lentz, and Glenn D. Lowry,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48.

¹⁰⁴ Sheila R. Canby,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¹⁰⁵ Ralph Pinder-Wilson 認為十四世紀在伊朗地區已出現光素單一「S」形把柄的有蓋陶罐(tankard),後受中國明代永樂年間(1403至1424年)青花瓷器把柄上出現龍首的影響,約於十五世紀中葉帖木兒帝國首都哈烈地區才出現多件將「S」把柄一端鑄成龍首的銅罐。因此也影響了玉器造形(即指本文圖33)。見 Pinder-Wilson,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1992,但文中將永樂風格的青花瓷器定做宣德年間。但也有學者認為傳播路徑正相反,明代的龍首柄青花瓷罐是模仿中亞、西亞金屬器的作品,只是目前尚未找到早于永樂時期的金屬罐。見: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edited,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是以金屬製作再用鉚丁固定的。伊斯瑪儀屬突厥族系,發跡於伊朗地區西北,所以學者推測這件碧玉罐的製作地可能在帖木兒帝國首都哈烈(Heart),也可能在伊朗西北的大布里士(Tabriz)。¹⁰⁶ 相似造形的嵌寶石黑曜石罐也出現於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¹⁰⁷

鄂圖曼帝國(西元 1299 至 1924 年)王族主要是突厥族系,帝國盛時跨歐、亞、非三大洲。鄂圖曼帝國及蘇菲王朝都有精美的玉雕,令我們深思,這些玉器究竟是西亞至東歐本土自製?還是來自中亞的成品呢?過去似乎尚無人探討此一問題。

近日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及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分別公布一件完工、二件未完工單柄玉罐。發表的學者認為是十五、十六世紀的作品。¹⁰⁸ 因為三件都是青白玉,且都沒有龍首,¹⁰⁹ 筆者懷疑可能是十七世紀受到蒙兀兒玉雕的影響,才開始選用青白玉料。¹¹⁰ 由於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確實藏有未完工的半成品玉器,令我們相信中亞的西部、西亞,甚至東歐,也就是今日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地區,在十五至十七世紀可能也發展了本土玉作。

圖 43、44 兩件龍柄罐均屬私人收藏,¹¹¹ 且兩件都是以整塊碧玉料雕琢。前者器身較扁矮,後者器身較修長。龍首造形以及龍尾捲圈內的鏤空花紋是承襲圖 33、36 至 40 的傳統而有些變化。圖 43 碧玉罐單柄龍尾捲圈內的鏤雕,以及柄下方器表的浮雕,似乎已將花葉紋簡化成幾何圖案。¹¹² 典型的帖木兒帝國碧玉容器多選用細膩匀淨,深綠近乎黑的和闐碧玉製作,但圖 44 碧玉罐深淺不匀,夾雜黑點,具有天山北麓瑪納斯碧玉的特徵。以上種種特徵暗示,二件碧玉龍柄罐

¹⁰⁶ Ralph Pinder-Wilson,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Edited by Stephen Markel,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92), 35-48.

¹⁰⁷ 該件黑曜石罐也藏於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且常出版。但一直被報導是碧玉罐嵌金絲寶石,直到 2005 年的出版品中才報導罐體是黑曜石製作。見: David Roxburgh, ed.,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pl. 373

¹⁰⁸ David Roxburgh, ed.,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pl. 369-370.

¹⁰⁹ 未完工的二件從玉料已裁切部分看起來已無法雕琢龍首。

¹¹⁰ 鄧淑蘋,〈龍虎西域 —— 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故宫文物月刊》, 393 期 (2015.12), 頁 50-65。

¹¹¹ 圖 43 發表於:A.S. Melikian-Chirvani,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fig.36 圖 44 發表於:Ralph Pinder-Wilson,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Stephen Markel ed.,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92), pl.5.

¹¹² 麥理凱 (A.S. Melikian-Chirvani) 認為圖 43 龍尾下方器表的紋飾是痕都斯坦風格,意指是蒙 兀兒帝國在十七世紀前半,流行在玉器上淺浮雕雕琢花葉紋的風格。筆者仔細觀察,該紋飾似乎只是幾何化的圖案。

的製作年代可能已到十六、十七世紀。 113 當時河中地區屬布哈拉汗國(Bukhara Khanate,西元 1500 至 1920 年),和闐地區則屬葉爾羌汗國(Yarkent Khanate,西元 1514 至 1680 年)。

圖 45 是藏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用典型和闐碧玉製作傳統的單柄罐。但罐體不正,圓腹部靠螭虎柄的一側較凸;器表淺浮雕式樣化莨苕葉紋多週,但在虎形器柄下方器表即長方框內不雕葉紋。這樣的莨苕葉紋是十七世紀蒙兀兒玉雕上才出現的紋飾。更值得注意的是,罐口磨薄且微外撇,單柄琢成攀爬的螭虎——大眼,口鼻端觸及器之口沿,腦後飄鬣上有左右長耳夾一獨角。虎的雙前肢緊抓器口,後肢右高左低,有火焰紋。軀幹中央雕一條分節刻畫的脊椎,尾尖如毛筆的筆頭,則充滿東亞的中國風味。所以此件可能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前半,中亞地區的作品。¹¹⁴ 當時中亞西半部在布哈拉汗國的轄內,東半部在爭戰後,成為準噶爾汗國(Dzungar Khanate,西元 1640 至 1756 年)獨強的局面。

(四)奉獻給阿德比神廟的玉器

圖 46、47 是兩件早年受到西方學者關注的玉器,華威廉與韓斯福都曾對這二件玉杯做過論述。¹¹⁵ 這二件玉器曾於 1611 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由伊朗薩非王朝的沙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奉獻給阿德比神廟(Ardebil Shrine)。二十世紀中期始由神廟轉到德黑蘭考古博物館。

二件都是用淡綠色玉雕琢,前者是單螭虎柄水盛,長 16.8 公分;後者是雙螭虎柄水盛,長 17.15 公分。二件器底除刻了沙阿巴斯一世的名款外,還刻了伯何布德(Behbud)款。而前者另刻了蘇丹亞伯拉罕(Sultan Ibrahim)的名字。

這兩件水盛的器底都刻了伯何布德的字樣,華威廉引述威特與巴拉米(Weit and Bahrami)二位學者的意見,認為伯何布德就是 Abu Talib Behbud,是 1470

¹¹³ 天山北麓瑪納斯碧玉的最早開採時間尚難定論。雖然目前明晚期墓葬中已出土質地外觀頗相似於瑪納斯碧玉器物,但新疆與青海交界一帶的崑崙山也蘊藏這類碧玉。目前有關瑪納斯碧玉開採的文獻,最早在十八世紀末。見郭福祥,〈乾隆宮廷瑪納斯碧玉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2期,總號178。

¹¹⁴ 許曉東主編,《仙工奇製——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15)。鄧淑蘋,〈龍虎西域——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頁50-65。

¹¹⁵ Ralph Pinder-Wilson, and William Watson,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vol. 23 (1960-61). Howard Hansfo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l.79.

年帖木兒帝國內由薩馬爾罕派駐哈烈地區的官吏。¹¹⁶ 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甚至認為不是人名,只是表達「贊同」之意。¹¹⁷ 但由於伯何布德(Behbud)款也刻在很多件 1514 年鄂圖曼帝國從波斯搶劫的中國瓷器的底部,這些瓷器目前藏於伊斯坦堡的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所以華威廉等認為此款至少不晚於 1514 年。¹¹⁸ 也就是明代中期。¹¹⁹

仔細檢視這二件玉器,圖 46 的器身似平剖的半個瓜,三(?)足。寬端雕一螭虎,螭口及二前爪均銜攀於器口緣。彎曲扭折的螭體形成器柄,螭尾下延至器底。器壁以陰線刻畫回紋和捲繞雲紋雖屬中國紋飾,但刻紋顯得粗率。在單柄水盛下加裝小短足、口緣兩側平出鏤空雕的盤螭的作法,都不見於典型中國玉器;螭虎面部造形似馬?似猴?也不像中國玉工作品。

圖 47 這件的中央是一個圓形直壁小水盛,兩側各高浮雕一面孔方向相反的螭虎。類似造形的水盛目前在中國已有三件經考古發掘出土,包括北京萬貴墓(西元 1475 年)出土的(圖 48)、120 甘肅蘭州晏家坪明肅藩系延長王墓(西元 1588 至 1593 年)出土的(圖 49)、121 江蘇省江寧縣殷巷將軍山明沐睿墓(西元 1609 年)出土的。122 雖然這三件都被認定屬明代的中國玉器,事實上仍明顯呈現地域差異。蘭州出土這件,玉質雕工不如另二件精美。可能是甘肅至和闐地區的作品,帶有粗獷的豪邁氣。

所以,圖 46、47 這二件在 1514 年以前被加刻了伯何布德(Behbud)款, 1611 年被薩非王朝君主加刻名款後奉獻給阿德比神廟的玉器,雖然西方學者感到 它們呈現中國風味,但若由熟悉明代中國玉雕的學者觀之,圖 46 單柄水盛,那種 很像「孫悟空」臉龐的螭虎,完全不像中國玉工的作品,不排除是和闐地區的作

¹¹⁶ Wiet (L'Exposition persane de 1931, Paris, 1933, p.48) an M. Bahami,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Ardebil in the Teheran Museum, Tra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XXV (1949-50) 16,19. P.16.

¹¹⁷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53.

¹¹⁸ Ralph Pinder-Wilson, and William Watson,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Ouarterly*, vol. 23 (1960-61), note7.

¹¹⁹ 明代歷史分期大約為:早期(西元 1368-1435 年)、中期(西元 1435-1566 年)、晚期(西元 1566-1688 年)。

¹²⁰ 萬貴墓於 1957 年發掘,出土物藏於北京市首都博物館。但迄今未見正式報告。張尉,《新見古玉真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收入這件水盛,由該館張彩娟負責撰述。

¹²¹ 朱亦梅,〈蘭州晏家坪明肅藩系延長王蔂葬發掘記〉,《東方收藏》,2012 年 5 期,頁 78-81。

¹²²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菜〉,《考古》,1999年10期,頁45-56。

品。圖 47 雙螭虎柄水盛比較有中國風味,但也帶有甘肅等邊陲地區的粗獷風格。

(五) 東察合臺汗國、準噶爾汗國玉器

蒙元帝國分封的察合臺汗國在1346年分裂為東、西兩個汗國。東察合臺汗國主要疆域即今日新疆,西察合臺汗國則據有河中地區及其周邊。後者在1370年被權臣帖木兒篡位後建立帖木兒帝國,雖然強勢擴張其版圖,但國祚僅137年,即為烏茲別克族建立的布哈拉汗國取代。

帖木兒帝國的文化藝術高度發展,雖然有《克拉維約東使記》證明當時和闐地區是重要的玉作中心,但許多跡象顯示,在中亞西部如帝國首都哈烈(Herat,或譯為赫拉特)、西亞(伊朗高原、安那托利亞半島 Anatolia),甚至東歐,都可能有雕玉工藝的發展。因此前文介紹碧玉雕琢龍頭造形的玉器(圖 36 至 40)其製作地在何處?其實不易確定。

東察合臺汗國並未發展出很強勢的政權,明代文獻依其國都所在,先後記載為:別失八里、亦力把里、吐魯番,1570年東察合臺汗國的旁支葉爾羌汗國取代正統,維繫至1680年才被準噶爾汗國滅亡。¹²³後者佔據整個今日新疆還擴及周邊。換言之,分裂後的東察合臺汗國及準噶爾汗國才是先後控制中亞東半部,即是今日稱為新疆的地區。而玉礦分布地,玉料採集地以及玉作中心都在此區內。

圖 32、45、46、47 這幾件看起來不像正統中國的玉器,因為雕琢螭虎、回紋、雲紋等中國紋飾,也被西方學者感到不是典型帖木兒風格的玉器。筆者懷疑它們可能是和闐玉工的作品。圖 33 雕有兀魯伯就任帝國國君時名款的白玉罐上龍頭造形,與圖 36 至 40 典型帖木兒玉器上的龍頭造形相當不類,不排除也是和闐玉工的作品。

事實上,中亞東半部在東察合臺汗國、準噶爾汗國這四百餘年(1346至1756年),可能持續製作很多的光素或近乎光素的玉器,主要是碗、盤、罐、壺、盒等食器與雜器。東亞大清帝國建立後,與準噶爾汗國的衝突時起。乾隆五年(1740)準噶爾汗國的領袖噶爾丹策凌進貢玉碗一件以示友好,乾隆皇帝在宮中配製的錦盒中存放一紙,以漢、滿文記錄此事。(圖50)

乾隆十年(1745)噶爾丹策淩去世後,貴族間爭權內訌,失勢者歸附清朝,

給清廷創造大好機會征服新疆。自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清軍征服準噶爾汗國,也掃蕩原本被準噶爾控制的維吾爾族聚居的天山南路。維族領袖大、小和卓木兄弟原本被拘繫於伊犁地區,清軍征服準噶爾後釋放大和卓木返回家鄉,他乃呈貢玉碗一件,乾隆皇帝賦詩記錄此事,詩也加刻在器表。(圖 51)但大和卓木旋即又與小和卓木聯合叛變而招至追捕身亡,圖 52 玉罐即是清軍征服南疆時所得。

圖 53 大玉盤是清軍征服準噶爾時在北疆所得,征戰與開墾期間得自天山南北路的玉盤、碗還有幾件,現典藏於北京故宮。這些貢品或戰利品,很受乾隆皇帝重視,或在盒中留下記錄,或在器上加刻詩句。典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數件已經筆者多次發表,¹²⁴ 典藏於北京故宮的,最近也得到詳盡的整理公布。¹²⁵

清廷文獻稱天山北路為「準部」,天山南路為「回部」。清代時回部的居民主要是維吾爾族(Uyghur Khaganate)。這是唐朝時,北方突厥系的一支回鶻(Uyghur)唐晚期入侵天山南北路後,逐漸與當地的原住民,前面提及的塞種混血而成。¹²⁶ 但清廷文獻多稱之為「回民」或「回子」。乾隆二十四年征服新疆後,回部成為中國與南亞、西亞文化交流的孔道,南亞的蒙兀兒帝國及其它印度土邦、西亞的鄂圖曼帝國常雕有花葉紋的玉器,大量向南疆回部集中。連同回部自己的玉器,分批被當做貢品運至北京。除了部分加刻御製詩,加配錦袱、錦盒,存放於紫禁城內重要宮殿之外,還有 187 件,多套有繡花或印花的回子布套堆放在乾清宮旁端凝殿北小屋中。其中約 47 件比較光素無紋,器壁較厚,拋光較粗啞的碗、盤、罐、壺、盒等,很可能是在東察合臺汗國、準噶爾汗國統治新疆時所製作的。¹²⁷ 雖然它們在十八世紀後半陸續被送至北京的紫禁城,但從它們器表留有明顯的長期

¹²⁴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 Exquisite Beauty—Islamic Jades》(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鄧淑蘋主編,《越過崑崙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圖錄 Treasures from Across the Kunlun Mountains-Islamic Jad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¹²⁵ 張林杰,〈故宫博物院藏鐫刻乾隆御製詩文之伊斯蘭及伊斯蘭風格玉器概述〉,收入許曉東主編,《仙工奇製——故宫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

¹²⁶ 劉志霄,《維吾爾族歷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學界大致都認同新疆地區最早期居民 是印歐語系的歐羅巴人種。但常見的說法有二,其一稱最古老的新疆居民為塞種,其一認為是 吐火羅人。但也有很多學者主張吐火羅人是寨種的一支。

¹²⁷ 鄧淑蘋,〈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 21 卷 2 期 (2003 冬), 頁 149-232。Shu-ping Teng, "On the Eastern Transmission of Islamic-style Jade During the Ch'ien-lung and Ch'ia-ching Periods (1736-1820)",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ume 37(2004).

使用痕與小的傷缺可知,它們製作年代可能早到十五、十六世紀。(圖 54 至 57)

根據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清宮造辦處燈裁作的紀錄可知,當時入貢了九件玉器,其中二件原即配著棉布套,同時還有三件「棉袱」一起送入。乾隆皇帝十分中意,就命造辦處將「棉袱」照樣子改做成「棉布套」,還交代不夠用時由內庫供應材料。再下令將原來收藏的「回子器」也取出來照樣子配「棉布套」。¹²⁸ 因此,在清宮端凝殿北小屋堆放的套有回子布套的玉器,應該都來自回部。圖 57 玉盒附有回子繡花棉布套,圖 58 則為回子印花棉布套。

五、第四階段:乾隆、嘉慶統治下的中亞玉作 (西元 1759 至 1820 年)

(一) 中亞玉雕劇變的背景

乾隆二十四年(1759)將新疆完全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後,在南疆的八個城市都由清廷派駐的辦事大臣管理。乾隆三十三年葉爾羌辦事大臣旌額里貢入一對來自印度北部製作的花葉紋玉盤。乾隆皇帝大感興趣,為之撰述一篇文〈天竺五印度考訛〉與一首詩〈題痕都斯坦雙玉盤〉。¹²⁹ 並命玉工將御製文的精華部分及御製詩,分別刻在這二件玉盤的盤心上。它們都典藏於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¹³⁰ 在御製文中,乾隆皇帝詳細考證這對玉盤來自名為「痕都斯坦」的地方。此後他對回部呈貢外地傳入雕有花葉紋的玉器,一律以為是痕都斯坦製作的。

事實上「痕都斯坦」應指北印度,十六、十七世紀時屬於蒙兀兒帝國。從兩 岸故宮藏品的風格分析,當時入傳的花葉紋玉器中的確有很多來自蒙兀兒帝國,但 還有一些來自非蒙兀兒帝國的印度土邦,更有一小部分來自西亞至東歐的鄂圖曼帝 國,但是乾隆皇帝並不知情。

由於乾隆皇帝對玉器的愛好,各地的維族領袖(和卓、伯克等),派駐新疆的

¹²⁸ 根據第一檔案館發行微卷,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造辦處燈裁作:「十七日員外郎四德五德來說 太監厄勒里交白玉菊瓣碟大小兩件、清玉菊瓣盤兩件(內一件隨套)、白玉十楞長方盤一件、 白玉單耳蒸瓣洗一件(隨套)、白玉雙耳碗一件、白玉雙耳卮一件、廂嵌金銀裡玉碗一件、黃 回子布面紅紬裡棉袱三件。傳旨將無套玉器七件照玉盤一樣用袱子改做棉套,如不足用,添 用。再乾清宮現狀無套回子器亦配套,其應用回子布,向內庫要用。欽此。」

¹²⁹ 均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文二集》,卷 21,頁 2-5,《御製詩三集》,卷 69,頁 2。

¹³⁰ 二件玉盤在臺北故宮編號分別為:天四一六,故玉 2471,2472。第一次發表於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圖版 29、30。

官吏,及少數靠近新疆地區的官吏,甚至中央大員,紛紛搜羅玉器呈貢給皇帝。¹³¹ 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三件帶回子布套的痕都斯坦玉器,分別為雙柄碗、八稜透花碗、小爵杯,在布套上都繫有黃籤,籤上墨書都有「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喀什噶呈進……」的字樣。¹³² 2007 年筆者撰述《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仔細分辨清宮這批伊斯蘭風格玉器中有多少真品?多少贗品?以上三件都被認定直接來自印度。¹³³

由此可知,清廷用兵新疆的初期,所得到的多為中亞製作的光素玉器。乾隆 三十三年開始,雕有花葉紋的「痕都斯坦玉器」大量貢入清廷,此一風尚至少延 續到嘉慶二十二年(1817),也可能整個嘉慶朝沒有大的改變。故以嘉慶二十五年 (1820)做為第四階段的結束。

(二)中亞成為偽造痕都斯坦玉器的中心

換言之,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後的五十多年,印度、土耳其地區雕有花葉紋的美麗玉器紛紛被售往新疆,再被呈貢至北京。這一新情勢導致和闐地區玉作起了根本的改變。過去曾製作光素或簡單紋飾的食器(碗、盤、壺等)、雜器(盒、罐等),偶見虎紋把柄的傳統可能不再,為了牟取高利而興起仿作「痕都斯坦玉器」。甚至除了維族玉工外,還有中國江南地區玉工不辭千里而來,在回部設立作坊,製作仿「痕都斯坦玉器」的層品。

崑崙山蘊藏豐富的優質閃玉是清廷管制的資源,但是高額的利益引誘出非法的開採與銷售。乾隆四十一年(1776)高樸擔任駐葉爾羌辦事大臣,因為附近密爾岱山蘊藏美玉,高樸在奏請准許開採後,私下與葉爾羌伯克鄂對勾結,驅使回民上高山開採山料玉礦,盜賣走私牟利。鄂對死後,乾隆皇帝派遣曾經在清廷擔任過乾清宮侍衛,當時已擔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賽提卜阿勒第前往繼任。¹³⁴回民紛紛向他投訴,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極為保密的安排下,賽提卜阿勒第呈報清廷,並配合捉捕了高樸。

¹³¹ 鄧淑蘋曾統計活計檔資料,並表列之。共有十八次維族領袖,五十四次清廷派駐新疆的官吏, 及少數靠近新疆地區的官吏(如:川陝總督)、中央大員(如:大學士和珅)呈貢伊斯蘭玉器。見鄧淑蘋,〈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附錄 B、C。

¹³² 鄧淑蘋,《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圖 11、16、27。

¹³³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圖 71、194、218。

¹³⁴ 阿奇木伯克是伯克中位階最高的。在乾隆四十二年的御製詩〈題痕都斯坦玉碗〉的詩註中,高 宗詳細地說明回人的政治組織,阿奇木伯是總理一城所有事務。下面還有約二十種不同名稱的 伯克,分掌地畝錢糧、刑名詞訟、貿易匠役等。見《御製詩四集》,卷41,頁6-7。

雖然是因為玉料走私而爆發高樸案,但當時還查出有三位江南商人,其中一位 名叫周星若的會製造玉器,高樸曾叫他到衙署內製造玉器。¹³⁵ 從常理判斷,很可 能在高樸到達葉爾羌以前,製作仿贗品的勾當早已開始。所以在兩岸故宮藏品中, 既有江南玉工落籍回部葉爾羌地區仿製痕都斯坦玉器,也有維族玉工參與製作贗品 的行列。

北京故宮藏有一件白玉桃耳杯(圖 59),一件白玉茄式杯(圖 60),兩件都是玉質細白瑩潤,雕紋精緻,拋光精良。內壁分別加刻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製詩。詩題為:〈痕都斯坦桃耳盂歌〉〈詠痕都斯坦玉茄水舀〉。¹³⁶可知這二件都是回部進貢的玉器。雖然驟視之下,會認為其器形特徵很像痕都斯坦玉器,但仔細檢視就會發現一些不夠道地之處。如:圖 59 的器口緣呈現兩端略帶尖的棗核形,口沿過於外翻,雙柄的葉紋不是從器腹最下緣開始向上延伸外緣參差不齊的莨苕葉,而從器腹中段開始的平邊小葉,且葉片最下端變尖且形成向右的小彎勾;原本應該雕琢含苞的花蕾,卻未雕琢花瓣紋,而成了光素的桃子。

圖 60 的茄式杯更易看出破綻。這本是模仿痕都斯坦瓜瓣杯,但因為玉工僅憑 看過實物的印象製作,因而未雕琢稜稜瓜瓣,器形就像直剖的半個北方圓茄子。器 柄的葉蒂線條生硬,更妙的是器底,既無法如真品那樣將盛開朵花雕得平展薄貼卻 氣韻生動,甚至未遵循紋飾構圖的完美對稱。八片覆疊的花瓣過於飽滿肥厚,下方 的莨苕葉紋亦未圍繞成圈,只鋪墊於朵花的兩側。¹³⁷

圖 59、60 兩件,雖然質美工精,拋光瑩潤,卻在造形、紋飾細節上露出破綻,因此確知它們不可能出自痕都斯坦地方的玉工之手,極可能是周星若等江南玉工在葉爾羌建立自己的作坊,接受清廷疆吏委託而製作。

但是,除了這類可能出自江南玉工之手的贗品外,堆放在端凝殿北小屋,套有 回子布套的雕紋玉器裡,也會發現用青白至青灰色玉料製作,較為粗重的作品。它 們拿在手上的感覺:器壁厚實、全器沈重、器表拋光粗啞的特徵,與上節介紹的圖

¹³⁵ 有關高樸案的論文不少,較重要的為:賴惠敏,〈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內務府與商人〉,《新史學》,13 卷 1 期(2002.3)。主要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515。

¹³⁶ 分別收錄於《御製詩四集》, 卷 46, 頁 3;《御製詩四集》, 卷 55, 頁 22。

¹³⁷ 張林杰、黃英都對這件玉杯造形、紋飾的破綻有正確的描述。分別見其論述:〈故宮博物院藏鐫刻乾隆御製詩文之伊斯蘭及伊斯蘭風格玉器概述〉,頁 44;〈紫禁城裡的伊斯蘭玉器:以故宮博物院藏御題詩玉器和「天」字號玉器為例〉,頁 62;二文均收入許曉東主編,《仙工奇製——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一書中。

51 至 57 玉器完全相同,只是造形、紋飾不同。¹³⁸ 圖 61、62、63 共三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初看之下它們都模仿痕都斯坦以花葉瓜果為容器的造形,以盛開花朵或盤繞花莖為器底,但紋飾造形僵硬呆板,朵花扁平、葉紋分叉處過於尖銳等,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結果。

由於乾隆皇帝壓根底沒想到會有人敢欺騙皇帝,製作的贗品依然受到皇帝的青睞,還為之賦詩與配製木座(圖 59、60),到了乾隆晚年,作偽者也就越來越大膽,甚至採用商周銅器款式,或在雙柄上雕出活環。乾隆皇帝只是狐疑地在詩篇中如此描述:「奇製天方器,雅同周代匜,四環可提攜,一鏊稱攜持……」,¹³⁹「盂耳有環垂,考古製所貽,何時外竊式,卻較內為奇……」。還在詩註中描述:「痕都斯坦玉工以水磨治玉,製絕精巧,向每有詠,但嘗所見者,式樣與內地多有不同。而此盂則似竊中華之式,兩耳有環,下為三足,竟與西清古鑑周丁亥盤,漢獸環洗,行製相仿。而通體鐫鏤花葉,層疊隱互,其薄如紙,益加精巧」。¹⁴⁰從詩句、詩註的描述,筆者認為可能是落籍在回部的江南玉工的作品,甚至不排除直接將在江南地區製作的成品運到回部,再從回部冒充境外進口的痕都斯坦玉器,貢至北京。

圖 64 就是一件垂有活環的雙柄碗,碗心刻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御製詩,在詩註中解釋:「內地所製玉碗,有為雙環式者,痕都斯坦向無此式,今亦肖內地為之。」¹⁴¹ 由於這件不在臺北故宮,我無法仔細檢視,很難推測製作者是漢人玉工?還是維族玉工?但是圖 65 這件花式雙柄香薰,雖然看起來全器內外都滿琢花葉紋,但有的部位雕工尚好,整體而言還是有些生硬,拋光也不精。筆者懷疑這是維族玉工長期觀摩學習後,比較進步的作品。

(三) 一件揉合明、清與漢、回的珍品

除了前述一些為商業利益所製作的仿贗品外,這期間回部還製作一件堪稱「歷 史物證,文化結晶」的重要作品。¹⁴² 它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第四冊

¹³⁸ 圖 50 玉碗器表特別光潔,筆者認為可能進入清宮後,被造辦處玉工重新打磨過。

¹³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御製詩:〈詠痕都斯坦花玉匜〉,收入《御製詩五集》,卷 47,頁 29。

¹⁴⁰ 乾隆五十八年(1793)御製詩:〈題痕都斯坦玉盂〉,收入《御製詩五集》,卷79,頁1-2。

¹⁴¹ 乾隆五十九年(1794)御製詩:〈詠痕都斯坦玉雙環椀〉,收入《御製詩五集》,卷92,頁6。

¹⁴² 鄧淑蘋,〈歷史物證,文化結晶——介紹臺北故宮所藏的和闐玉筆硯匣〉,收入楊伯達主編,《中國和闐玉——玉文化研究文萃》(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頁 183-194。

400)、¹⁴³《故宮物品點查報告》、¹⁴⁴ 及本院的老帳冊中的品名都是「痕都斯坦墨壺筆室」。¹⁴⁵ 但乾隆皇帝在御製詩的詩題中稱之為「和闐玉筆硯匣」。

前文已述及乾隆四十三年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賽提卜阿勒第曾舉發高樸貪贓枉法,並配合捉拿高樸。因此乾隆皇帝賜加賽提卜阿勒第以爵位,並封其子為貝勒。此外,還免除被高樸徵調去高山採玉的三千維吾爾族人次年應繳的錢糧。提高維族領袖的政治地位,只需每月初一、十五謁見駐札大臣,除少數情況,不需向清廷官員叩頭。維族民眾心悅臣服。¹⁴⁶

賽提卜阿勒第在感恩之餘,將可能是明代晚期的鏤雕玉帶板,交由維族工匠加工成一個可盛裝墨水、筆及其他文具的玉盒子。(圖 66)盒身、盒蓋分別以大塊玉料製作出框架,再鑲嵌玉帶板、玻璃片、金屬片小花等。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活計檔‧燈裁作》紀錄:「交青玉墨壺筆室一件(壺有粘玉蓋三件)……俱配回子布套,得時交乾清宮時做次等。」¹⁴⁷ 據此可知,圖六五這件可能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貢入。當時的品名為「痕都斯坦墨壺筆室」。但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皇帝想起這件往事,又賦詩〈詠賽提卜阿勒第所貢和闐玉筆硯匣〉。¹⁴⁸ 命玉工將詩加刻在器底。(圖 63d) 這真可說是一件揉合明、清與漢、回的玉雕珍品。

六、綜論

本文旨在探索中亞地區在悠久的歷史上,究竟曾發展過什麼樣的雕玉工藝?前言中筆者已提及本研究最大的困難是:既缺乏中亞本地文字史料,又缺乏中亞考古發掘資料。

¹⁴³ 故宫博物院編,《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4,頁400。

¹⁴⁴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輯、第一編、第一冊(北京:線裝書局, 2004),,卷2,頁70。

¹⁴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老帳冊是民國十四至十九年,在博物院成立之初由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收時造冊。所以登錄的品名多與《陳設檔》《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一致。

¹⁴⁶ 傳樂治,〈清高樸盜賣官玉案考實〉,《故宮季刊》,13 卷 3-4 期 (1979),頁 67-87、85-102。 文中考證多根據方本上論檔。傳樂治,〈玉筆硯匣——一件痕都斯坦玉器的歷史〉,《故宮文物 月刊》,16 期 (1984.7),頁 73-79。

¹⁴⁷ 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緝,《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冊46,47-48年,頁509。

^{148《}御製詩五集》, 卷 70, 頁 27。

筆者所能依據的文字史料主要是:豐富的中文文獻,以及從波斯文、土耳其文 輾轉翻譯的中文資料。所能依據的實物,或為中國考古學家發掘出土的玉器,或為 典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曾經學術研究過的玉器。根據可靠的文獻與實物,再配合 相關歷史文物,如:石雕、壁畫、灰泥牆、金銀器、銅器、水晶器、玉器等作對比 分析、綜合整理。

本文所羅列的六十六個圖中,被推斷屬中亞地區製作的玉器有三十六件。若將這三十六件玉器集中檢視,會感到紛亂無序。那麼中亞玉雕是否有其傳統?有其特色呢?筆者的研究心得是:在悠久的歷史裡,中亞是各種族交流、融合的場域。現在初步分析成果顯示:在中亞地區,曾發展過兩個玉器工藝的高峰期,在這兩期裡各自發展過獨具特色的玉器文化。

- 1. 第一個高峰期是第六至十世紀,由于闐國主導。本文中的圖 10、11、12、15、 16、17、25、31 玉帶板、玉杯、玉簪飾等共八件屬於此一時段的中亞玉器。
- 2. 第二個高峰期是十四、五世紀,主要由帖木兒帝國引領的風尚。本文中的圖 33、36至40,共六件龍柄罐、龍柄杯屬典型帖木兒帝國玉器。圖43至45為帝 國滅亡後的餘續與變異。

前文已分析,腰帶上裝飾石質帶板,以及多曲長杯可能發生於西亞伊朗高原及周邊地區,¹⁴⁹薩珊文化向東北傳播,通過河中地區粟特民族對器形的轉介,到了有豐富優質玉料的于闐國,發展出美麗的玉帶與玉多曲杯。在北朝晚期到唐朝初期,「于闐玉帶」是非常高貴時尚的舶來品。唐高宗顯慶年間(656 至 660)訂定官服時,「金玉帶」為最高級別。中亞地區製作和進貢玉帶到中國的歷史至少維持了四百多年。目前可找到年代最早的是若干雲玉帶,該墓下葬於西元 579 年。最晚是北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于闐向宋朝呈貢白玉帶的紀錄,見附錄第 61 條。

除了玉帶可能是于闐國或其周邊的高昌、康國所製作之外,這些中亞民族可能 還用美玉製作鉢、杯、盤等容器,簪釵、環釧等服飾,以呈貢與自由買賣方式來到 中國。所以五代時高居誨出使于闐國後紀錄:「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 所有多自彼來耳。」

從各種資料顯示,自五世紀在中亞發展的玉帶板,或光素無紋,若有紋飾,則多為胡人樂舞、獅、花卉等完全有異於傳統中國紋飾的主題。大約在九世紀末才出

現飾有龍紋的帶板。建於西元 888 年的唐僖宗靖陵曾經盜掘,出土物中有一片「鏤空琉璃龍紋方鎊」,有可能是帶版的散片。¹⁵⁰ 五代前蜀國皇帝王建墓(西元 918 年)隨葬的龍紋玉帶板,則保存完整。¹⁵¹ 帶板上的紋飾從胡人樂舞改變為蟠龍,代表來自域外的玉帶文化正式中土化了。

唐代,也是中國神靈動物紋飾從以「龍-虎」母題為主流,轉變成以「龍-鳳」母題為主流的時期。

在古代中國「龍-虎」二元母題大約始於西元前四千多年。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見到用蚌殼堆塑的龍、虎圖像。¹⁵²「龍-虎」二元母題也以胚胎動物造形流行於遼西地區紅山系諸文化與太湖流域「崧澤-良渚」文化中。只是尚未引起較多人的關注。¹⁵³

「龍-鳳」二元母題可能始於西元前二千年左右。湖南澧縣孫家崗出土鏤雕一龍、一鳳的玉飾。¹⁵⁴ 約自商中、晚期之交,也就是西元前十三世紀早期,「鳥、龍、虎」三元主題成形。¹⁵⁵ 兩漢時期「龍-虎」母題盛行,更以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紋裝飾於象徵宇宙空間的宮城、陵墓、玉璧上。¹⁵⁶

但在經過南北朝的大變局後,「龍-鳳」二元母題成為神靈動物紋的主流, 唐代時,帝陵隨葬的琉璃壁、琉璃佩均飾以龍紋、鳳紋。¹⁵⁷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

¹⁵⁰ 唐僖宗靖陵在陕西省乾縣南陵村,參見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0),圖 T215。

¹⁵¹ 馮漢驥編著,《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圖49、50。

^{152〈}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3期。〈1988年河南省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9年12期。

¹⁵³ 紅山系玉器,崧澤一良渚系玉器中的龍一虎二元組合,見鄧淑蘋,〈紅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收入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出版中)

¹⁵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孫家崗新石器時代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 12 期。此遺址曾被歸為石家河文化晚期(一稱「肖家屋脊文化」),但因為肖家屋脊文化多為甕棺葬,澧縣為土葬。故孫家崗遺址文化歸屬尚無定論。出土的鏤雕玉龍、玉鳳曾被報導為高嶺玉,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偉民所長曾於 2013 年 12 月在餘杭的玉器會議上口頭報告,該玉器經科學檢測為閃玉。

¹⁵⁵ 如殷虛一期的小屯 331 號墓出土銅器, 烏立於器頂, 龍虎盤爬於器腹周圍。參見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 丙編 殷虛墓葬之五·丙區墓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0)。

¹⁵⁶ 相關論述甚多。但有關四靈紋璧的論述,以鄧淑蘋撰文最為周詳。參見鄧淑蘋,〈從漢代玉璧 論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夏),頁1-43。

¹⁵⁷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圖 T209、T210-211、T212-213、T214。

年(1008)封禪典禮所用以盛裝禪地祇玉冊的玉匱上的嵌片,雕琢卷龍紋與對鳳紋。¹⁵⁸

契丹、女真這些北方民族在北方建立了遼、金政權,基本上都延襲唐朝的「龍-鳳」二元母題。¹⁵⁹ 但在南方漢人政權體制中興起了復古風潮,仿古的銅、玉禮器象徵宋王朝的正統地位。古老的「龍-虎」母題再度流行,常雕琢在最具象徵意義的玉璧上。¹⁶⁰ 在復古風潮裡的虎紋,肢體上常增飾火焰等象徵神性的符號,而被稱為「螭虎」。

到了十三、十四世紀,北方流行的龍紋、鳳紋,隨蒙古大軍向西傳播。蒙古王族建立的伊兒汗國統治伊朗和安那托利亞半島,汗國的國都大不里士(Tabriz)位於伊朗西北,在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前半是汗國的首府。中亞、阿富汗的詩人、藝術家遷移至此,東方的龍紋、鳳紋、鶴紋等也向西傳播至此。¹⁶¹ 或因此故,跨中亞、西亞的帖木兒帝國流行碧玉龍柄杯。但是虎紋卻沒有向西傳播,所以西方學者見到刻有兀魯伯款的虎柄玉杯時,就認為那不是典型帖木兒玉器,懷疑它的原作地是否在東亞中國?

七、假說

總之,中亞玉雕是個不易透解的難題。筆者在努力蒐集、耙梳各種資料,冀求 能掀開中亞玉雕的神秘面紗時,心頭不禁湧起一個想法,故擬提出一個假說,期收 拋磚引玉之效:

研究瓷器的學者間有個相持不下的爭論,那就是到底龍柄瓷罐源起於中國還是帖木兒帝國?目前可找到明初永樂年間(1403至1424)的龍柄青花瓷罐,但只能找到十五世紀中葉,也就是1450年左右,可能在帖木兒帝國哈烈地區製作的金屬龍柄罐。為了堅持龍柄罐是中亞、西亞的創作,某些西方學者只好說:迄今尚未找

¹⁵⁸ 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頁 12-25。

¹⁵⁹ 如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金銀器,北京金太祖陵石槨上、北宋真宗永熙陵望柱上雕刻的龍紋、鳳紋等。

¹⁶¹ 張信剛,〈絲綢之路的昨日、今日、明日(下)〉,《書城》,2015年9月號。

到相當於永樂時期的龍柄金屬罐。筆者認為此說十分牽強。(同註 105)

圖 33 白玉龍柄罐的器頸浮雕了兀魯伯在 1447 年即帖木兒帝國皇位的尊銜。事實上圖 33 龍首比起圖 36 至 40 那些碧玉器上的龍首,以及帖木兒金屬龍柄罐的龍首,明顯地帶有較多的東方中國味。應該不屬一個脈絡的作品。

前文已推測,圖 33 白玉龍柄罐很可能是兀魯伯在 1447 至 1448 年間向高級和 闐玉工的訂製,是按照大明帝國永樂、宣德年間流行的龍柄瓷罐用美玉仿製的。筆者懷疑:或因兀魯伯的創舉,在帖木兒帝國內部掀起新的風潮,開啟了製作金屬龍柄罐的風尚。薩非帝國又在此基礎上,製作了圖 42 這件碧玉龍柄罐。它的器身用碧綠玉嵌金絲,但「S」形龍首把柄是另用金屬製作,再用鉚釘固定於玉質器身上。換言之,圖 33 這件模仿大明帝國瓷器的白玉龍柄罐,可能還是中、西亞金屬龍柄罐興起的源頭呢!

附錄:文獻中有關三國至明代中亞與中原雙方玉器、玉料交流的記錄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三國	1	《藝文類聚·卷六十七·服飾部·帶》:「魏略曰。疏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臺北: 文淵閣四庫全書·888·頁475)	西元三世紀時,位於今日喀什一帶的疏勒國曾向(三國的) 魏帝奉獻地中海以東地區製作 的赤石帶。	赤石帶
南北朝	2	《北史·卷十九·列傳七獻文六王》:子韶,字世胄,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97)	北魏孝武帝(西元532-535年)宫中有可轉動但無法分開的二層玉鉢,可裝三升酒的瑪瑙容器,蓋子與器身間用玉製作連結環扣。都是「西域鬼作」	
	3	《南史·七十九·列傳第六十九·夷貊下》:「人 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臺 北:文淵閣四庫全書·265·頁1133)		金玉帶
	4	《周書·卷四十四·列傳第三十六·李遷哲傳》: 「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 並賜奴婢三十口。」(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 263·頁787)	556年),華北已有玉帶,但	玉帶
	5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260·頁481) 相同記錄見:《南史·卷七十八·列傳第六十九·夷貊下》	梁武帝大同七年(西元541年) 西域于闐國進獻玉佛。(當時 華北是西魏、東魏)	玉佛一
隋	6	《隋書·卷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北狄·突 厥》:「七年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 于闐玉杖,」(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 264·頁1155-56) 相同記錄見:《北史·卷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 突厥》	隋文帝開皇七年(西元587年) 西域的突厥國向隋文帝奉獻于 闐地區製作的玉杖。	玉杖一
唐	7	《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三‧章端符‧端符穆宗朝官拾遺‧衛公故物記》:「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公擒蕭鈍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佩筆一。火鏡二。大觽一。小觽一。竿囊二。椰杯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已亡其五。其存者八。」(臺北:中華書局,1983,頁755)相同記錄見:《新唐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十八‧李靖》	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 621 年),曾赐給功臣李靖「于闐 玉帶」,上面有十三塊帶鎊, 用黃金固定所附玉環,上實之所附玉韉、大鰈、 管衛宗三年(西元 823 年) 章端紀》上五冊,在《衛公 故物記》上面佩掛了: 鐵二、大鰈一、已 數二、本本 大樓一、 大樓一、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玉帶三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8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 一百四十八·西戎》:「高昌者,太宗嗣 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鈿一具。 宇文氏復貢玉盤。」(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 271·頁 751-752)	唐太宗時高昌國曾貢玉盤。	玉盤一
	9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 一百四十八·西戎》:「于闐國,西南帶葱嶺, 與龜茲接,其國出美玉。貞觀六年, 遣使獻玉帶,太宗優詔答之。」(臺北:文淵 閣四庫全書·271·頁759)	唐太宗貞觀六年(西元632年) 西域的于闐國獻玉帶。	
	10	《明皇雜錄》:「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取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 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臺北:文淵閣 四庫全書·1035·頁512)	唐武則天還在作皇后時(西元 655-683年)曾取「竺西國」 所貢各種玉器(四庫本無「竺」 字)給孫子們選。	玉環、 釧、盃、 盤(各 一)
	11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 一百四十八·西戎》:「大食國,本在波斯之 西。開元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 方物。」(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271·頁 766)	唐玄宗開元初(西元713年之後),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大食國,進貢給唐玄宗馬匹及寶鈿帶。	寶鈿帶一
	12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一·外臣部十六·朝 貢第四》:「開元四年七月,大食國 黑密牟尼蘇利漫遣使上表獻金線織袍寶裝玉灑 池瓶各一。」(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 頁 267)	唐玄宗開元四年(西元716年) 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大食獻金線 織袍、寶裝玉、灑池瓶。	實裝玉灑池瓶一
	13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一·外臣部十六·朝 貢第四》:「二十八年康國遣使獻寶香爐 及白玉環瑪瑙水精眼藥瓶子。」(臺北:文淵 閣四庫全書·919·頁274)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西元 739年)康國(康居、今薩馬 爾干)獻白玉環。	玉環一
	14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上》:「初, 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 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胯三百,簪 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並它 實等。及還,詐言假道回紇為所奪。久之事 泄,得所市,流死恩州。」(臺北:中華書局, 1997,頁1591)	唐德宗即位時(西元 742 年) 派朱如玉求玉於于闐,所得玉 器種類有:圭、佩、枕、帶胯、 簪、奩、釧、杵。此外還有碧 綠色寶石(瑟瑟)百斤等。	圭五一三四三十、 、 带、 、 、 、 、 、 、 、 、 、 、 、 、 、 、 、 、 、
	15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憲宗元和十二年 四月吐蕃使論乞髯獻馬十匹玉腰帶二條金器 十事。」(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頁 282-283)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西元817年)位於今日西藏的吐番獻玉腰帶兩條。	玉腰帶二
	16		唐憲宗時(西元806-820年) 隰州刺史獻呈皇帝玉杯,據云 杯得自吐番。	玉杯一

時代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17	《唐會要·卷九十八·迴紇》:「長慶元年三月,六月,迴鶻宰相并公主獻鴨頭子玉腰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2073)	長慶元年三月(西元 821 年) 回鶻獻玉腰帶。	鸭頭子玉腰帶一
	18		唐文宗大和元年(西元827年) 吐蕃進貢玉腰帶。	玉腰帶一
五代	19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 廻鶻都督李引釋迦等六十六人陳方物稱本 國權知可汗仁美在甘州差貢善馬九匹白玉一團 是月沙州曹義進玉三團。」(臺北:文淵閣四 庫全書·919·頁 285-286)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西元924年)回鶻可汗仁美獻白玉一 團。沙州進玉三團。	玉閨四
	20	《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九·帝王部一百六十九·納貢獻》:「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正月是月又沙州節度使曹義全進謝賜旌節官誥玉鞍馬二玉團碉砂散玉鞍轡鉸具。」(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05·頁89)相同紀錄見:《新五代史·卷五·唐莊宗紀》	年)正月沙州(敦煌)進謝賜	玉鞍馬 二、散 一、散 玉、鞍轡 鉸具
	21	《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九·帝王部一百六十九·納貢獻》:「後唐莊宗同光二月,沙州曹義全又進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獅子指環金剛杵。」(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 905·頁89)	年)二月沙州(敦煌)又進皇	白玉符、 白玉獅子 指環
	22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明宗長與元年九月河西 蕃官姚東山吐蕃首領王滿儒等三十人進馬八十 疋玉一團沙州曹義金進馬四百疋玉一團。」(臺 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頁288)		玉一團、玉一團
	23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貢第五》:「明宗長興三年沙州 進馬七十五疋玉三十六團。」(臺北:文淵閣 四庫全書·919·頁 288)	後唐明宗長與三年(西元932 年)沙洲(敦煌)進玉三十六 團。	玉三十六
	24			二團玉、 波斯寶緤 玉帶
	25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國列傳第二》: 「清泰二年七月, (回鶻) 遣都督陳福海已下 七十八人,進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團。」(臺 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915-916)	年)回鶻可汗仁美獻玉二十	玉二十團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26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可汗廻 鶻王仁美進野馬獨山奉(上下)馳玉轡頭。」 (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頁289)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西元938年)三月,回鶻王進獻玉轡頭。	玉轡頭
	27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國列傳第二》:「晉天福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駟,并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916)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西元940年)正月(回鶻)進貢白玉團、 白玉鞍轡等。	白玉團、白玉鞍轡
	28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第三》:「晉 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 紅鹽、鬱金、氂牛尾、玉疊毛等,晉遣供奉官 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 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臺北:中華 書局,1997,頁238)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西元938年)于闐國王進玉團、玉疊毛、 玉裝鞦轡。	玉團、玉 疊毛、玉 裝鞦轡
	29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草本》卷三引《高居誨行記》「齊國採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昆山,一曰白玉河,二曰錄玉河三曰鳥玉河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為之撈玉。其國之法,官未採玉,禁人輒至河邊者。故其國中器用服飾往往用玉,今中國所有多自彼來耳。」(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740·頁89)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西元938年)派遣供奉官張匡鄰、假鴻臚供奉官張匡鄰、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前往于閩冊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閩 國王。高居誨回國後寫了《高居誨行記》(宋史)中稱為《于閩國行程錄》,記載玉作的器用服飾輸到中國。	玉作的器 用服飾
	30	《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調金門·開于闖): 「開于闐。錦(原作「綿」)綾家家總滿。奉獻(原作「獻」)生龍及玉椀。將來百姓看。 尚書座(原作「座」)官典。四塞休征(原作 「正」)罷戰。但(原作「人口工(左右右下)」 阿郎千秋歲。甘(原作「甘(內有二橫)」) 州他自離亂。)(臺北,東大書局,1986,林 玫儀著)	十世紀初流行於敦煌的歌曲,讚美于闐的絲、馬和玉椀。	玉椀
	31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晉書四·高祖紀第四》: 「天福四年三月乙巳,迴鶻可汗仁美 遣使貢方物,中有玉狻猊,實奇貨也。」(臺北: 藝文印書館,1982,頁521-522)	年)(廿州)回鶻可汗仁美進	劍琈玉、 玉狻猑
	32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國列傳第二》:「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駟, 并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冊。」(臺北: 藝文印書館,1982,頁 916)	年)回鶻可汗仁美進貢白玉百	白玉百團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33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貢第五》:「少帝天福七年廻鶻都督來朝獻馬 三百疋玉百團玉帶一。」(臺北:文淵閣四庫 全書·919·頁290) 相同紀錄見:《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 錄三》	後晉少帝天福七年(西元942年)回鶻都督進獻玉百團、玉帶一。	玉百團、 玉帶一
	34		年)于闐獻玉千斤及玉印、降	玉千斤、 玉印
	35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貢第五》:「少帝開運二年二月廻鶻可汗 進玉團獅子玉鞍。」(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 919·頁 290)	年)二月回鶻可汗進玉團、獅	玉團、玉鞍
	36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漢隱帝乾祐元年五月廻鶻可汗遣 使入貢獻馬一百二十疋玉鞍轡玉團七十三。」 (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頁290) 相同紀錄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 國列傳第二》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西元948年)回鶻可汗進獻玉鞍轡、玉團七十三。	白玉、玉 鞍轡、玉 團七十三
	37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西州廻鶻遣 都督來朝貢玉大小六團一團碧琥珀白玉環 子碧玉環子各一鐵鏡二玉帶鉸具六十九玉帶一 諸香藥稱是。」(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 919·頁 291)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西元951年)西州回鶻進貢玉大小六 第、一團碧琥珀、白玉環子、 碧玉環子各一,玉帶鉸具 六十九、玉帶一。	玉白子 環 碧 玉 玉 子 環 子 美 子 美 子 美 子 、 其 九 十 一 工 带 一 工 带
	38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國列傳第二》:「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疊毛、貂皮、犛牛尾,藥物等。先是,晉天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者罪之。至是,有實貨皆鬻之入宮,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有實貨皆鬻之入宮,民間職來者,聽私下交,人妻之和不得禁詰,由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東帝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東第五》:「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廻鶻置、東京五》:「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韓摩尼貢玉團七十七白疊卷錄數具各一副。」	年)回鶻進貢玉團七十七、玉帶、玉鞍轡鉸具各一副。 周太祖除去原有對民間與回鶻 買賣玉的禁令,使得玉的市價	玉團七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39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周太祖廣順二年三月廻 鶻遣使毎與難支使副骨廸歷等十二人來朝貢玉 團三珊瑚樹二十琥珀五十斤貂鼠皮毛褐白疊毛 岑皮靴等。」(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 頁 291)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西元952年)回鶻進貢玉團三。	玉團三
	40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貢第五》:「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廻鶻 入朝使獨呈相溫貢白疊毛段七百七十玉團一珊 瑚片七十。」(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 頁 291)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西元953 年)回鶻進貢玉團一、珊瑚片七十。	玉團一
	41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外臣部十七·朝 頁第五》:「世宗顯德元年二月廻鶻朝貢使以 實玉進上。」(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919· 頁 291)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西元954年)二月回鶻進獻寶玉。	寶玉
	42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國列傳第二》: 「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并碙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却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916)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二月回鶻進獻玉,被世宗 所退。	玉
北宋	43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于闐國, 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 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 (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0)	于闐國王李聖天派使者進貢用	圭一(以 玉為 柙)、玉 枕一
	44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開寶二年,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善名復至,貢阿魏子,賜號昭化大師,因令還取玉。又國王男總嘗貢玉橚刀,亦厚賜報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1)	I .	大玉料、 玉欛刀
	45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回鶻本匈奴之別裔,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4) 此則亦見於:《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九十九冊·蕃夷四》:「回鶻: 乾德二年正月,遣使趙黨誓等四十七人來貢玉百團、牛尾一株、白犛牛尾六十株、貂鼠皮百一十張、玉珠子五百三十五颗、碎玉百二十五段、玉蹀躞子百一十事、馬六十五、馳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7714)	宋太祖乾德二年(西元964年) 回鶻進貢一百團玉、玉珠子 535 顆、碎玉 125 段、玉蹀躞 子 110。	

時代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46	《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九十九冊·蕃夷四》: 「回鶻:乾德三年四月,遣使張都督來貢 馬十、馳七十、玉七團、琥珀二百二十九斤、 碉砂四囊、犛牛尾四十株、毛褐五十段、白(疊毛)布三十段、白石二塊、玉鞍轡一副、貂 鼠皮五十張。」(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7714)	宋太祖乾德三年(西元965年) 回鶻進貢七團玉、玉鞍轡一副	
	47	《宋史·卷二·本紀第二·太祖二》:「戊午, 甘州回鶻可汗、于闐國王等遣使來朝,進馬千 匹、橐駝五百頭、玉五百團、琥珀五百斤。」(臺 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79)	廿州回鶻與于闐國進貢玉五百	玉團
	48	〈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洲大王曹元忠書〉:「您心中的某些不快,是否因未收到適當的財禮我們將送給大王這許多禮物:一等中型玉一團,四十二斤,二等純玉一團十斤,三等玉一團八斤半,三種玉共六十斤半。」 (黃盛璋:《于闐文〈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洲大王曹元忠書〉與西北史地問題》,載《歷史地理》1983年第3期。)	宋太祖乾德八年(西元970年) 于闐王尉遲翰羅致其舅敦煌大 王曹元忠書中,告知對方將送 到的玉團數量。	玉團三
	49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太平與國 二年冬,遣殿直張璨齎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 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 琮璜之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5854)	宋太宗太平與國二年(西元 977年)中國主動告知甘州、 沙州回鶻,為了製作禮器要求 進貢美玉。	美玉
	50	《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九十八冊·蕃夷五》: 「瓜沙二州: 太宗太平與國五年元忠卒三 月其子延祿遣使斐溢的名四人來貢玉圭、玉 盌、玉檛、波斯實毯…。」(北京:中華書局, 1957,頁7767)	980年),(敦煌一帶)歸義 軍節度使進貢玉圭、玉盌、玉	玉圭、玉 盌、玉檛 (杖)
	51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太平與國 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 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 等還,敘其行程來獻,云:高昌即西州也。 等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 步路涉、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 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人 白哲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為器及攻 玉。」(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2-5854)	宋太宗太平與國六年(西元 981年)王延德奉命出使高昌, 回國後記述高昌有玉作工藝。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52	來,未嘗親覲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	宋太宗太平與國七年(西元 982年)夏州的領袖李繼捧率 族人入朝,他的祖母獨孤氏也 奉獻玉盤一、金盤三。	玉盤
	53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咸平四年, 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 橐駝、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臺北:藝 文印書館,1982,頁5855)	宋真宗咸平四年(西元1001年)回鹘可汗王祿勝進貢玉勒 名馬。	玉勒
	54	《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九十九冊·蕃夷七》: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九日,大食、占城國 遣使貢方物。大食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尺二 寸。麻勿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長者,傳云: 謹守此,俟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7848)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西元 1008年)有大食(阿拉伯帝 國)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尺 二寸。	玉圭
	55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大中祥符 三年龜茲國王可汗遣使來進玉 鞍勒、琥珀、」(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2,頁 5855)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西元 1010年)龜茲國進獻玉鞍勒。	玉鞍勒
	56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大中祥符 四年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臺 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5)		玉帶
	57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大中祥符 六年,龜茲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于長春 殿,獻名馬、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優 韶答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5855) 此則亦見於《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九十七冊· 蕃夷四》:「龜茲: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 劉韓王遣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來朝貢方物玉 六十團…。」(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7720-7721)		團玉
	58	《遼史·卷七十·表第八·屬國表》:「聖宗 統和二十四年,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進大 食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臺北: 中華書局,1997,頁419)		美玉
	59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大食國本 波斯之別種。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 大秦國相鄰,為其統屬。大中祥符元年 遣使麻勿來獻玉圭。」(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2,頁5856-5858)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西元 1008年)大食遣使來獻玉圭。	玉圭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60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沙州本漢 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至天聖初, 遣使來謝,貢乳香、硇砂、玉團。」(臺北: 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9)	宋仁宗天聖初年(西元 1023 年)沙州回鶻遣使進貢玉團。	玉團
	61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天聖三年十二月,遣使貢玉鞍轡、白玉帶、」 (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1)	宋仁宗天聖三年(西元1025 年)于闐呈貢玉鞍轡、白玉帶。	玉鞍轡、白玉帶
	62	《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國六》:「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響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雞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毬雲錦夾襴。」(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1)	年)于闐使者幾乎年年都來。	玉、玉鞦 響馬
	6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四十七》:「元豐七年秋七月巳亥(神宗)手詔李憲:『朝廷奉祀所用璧、璋、瓚,常患乏良玉充用,近歲于闐等國雖有貢,然品低下,無異惡石。爾可博選漢、蕃舊善於賈販,與諸蕃蹤跡諳熟者,厚許酬直,令廣行收市。」(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319·頁771)	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 1084) 詔令李憲尋訪善識玉石的漢蕃 商人或通過邊地熟諳情況的居 民,高價收購各式良玉。	中國主動要找良玉
	64	《清波雜志校注·卷六·外國章表》:「政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 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 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 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 只為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 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臺北:中華書局, 1994,頁 250)	宋徽宗政和年間(西元1111- 1117年)宋徽宗為作玉璽, 複詔于闐進貢美玉,並得于闐 黑汗王的積極回應。宋人筆記 《清波雜誌》有〈外國章表〉 一節記錄于闐國書的譯文。	于闐答應 替中國找 好的大玉
	65	《宋史·卷一百五十四·志一百七·與服六》:「政和七年,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寶,赤螭鈕其寶九寸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為九,詔以九寶為稱,以定命寶為首。」(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1739)	宋徽宗政和七年(西元1117年)從于闐得超過二尺的羊脂白玉,用來製作璽印。	超過二尺的羊脂白玉
南宋、金	66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卻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5858)	宋高宗建炎三年(西元 1129年),大食遣使進貢寶玉珠貝,被退卻。	寶玉

時代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67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列傳七十二·外國上》「大定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減罷保安、蘭州権場。」(臺北:中華書局,1994,頁734)	今世宗大定十二年(西元1172年),西夏國進貢金國以珠玉,被退。	
明代	68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別失八裏,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閩, 北連瓦剌,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永 樂二年遣使貢玉璞、名馬,宴資有加。」(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3759-3760)	明成祖永樂二年(西元 1404 年)別失八裏進貢玉璞。	玉璞
	69		明成祖永樂三年(西元 1405 年)冊封哈密領袖脫脫時,賜 他玉帶。	玉帶
	70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著,(土耳其)奧瑪·李查譯,楊兆鈞轉譯,《克拉維約東使記》:「在薩馬爾罕城內,有自和闐運來寶石、瑪瑙、珠貨,及各樣珍貴首飾。和閩所產之貨,具極名貴者,皆可求之於薩馬爾罕市上。和闐之琢玉鑲嵌之工匠,手藝精巧,為世界任何地所不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西班牙使者 1403-06 出使薩馬爾罕等地後所寫的紀錄。證明當時和關製作玉器很精美,可在薩馬爾罕買到	玉器
	71	印度學者 Dr. M.L.Nigam 在印度海得拉巴市 Hyderabad 的沙拉金博物館 Salar Jung Museum 的圖書館中找到一篇古老的波斯文論述,其 中引用了帖木兒帝國國君 Shah Rukh(西元 1405—1447年)的臣子 Mohammed Haji 的記載: 由於 Shah Rukh 及其皇后對玉的珍愛,使得產 玉的和闖地區的居民也重視玉器,玉器成為人 們社會地位的象徵。	Shah Rukh (西元 1405-1447年)約當中國的明成祖永樂三年至明英宗正統十二年,中亞至于闐重視玉。	
	72	《明史·卷六·本紀第六·成祖二》:「四年 是年回回結牙曲進玉椀,卻之。」(臺北: 中華書局,1994,頁57)		玉椀
	73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列傳第二百十七·西域一》:「土魯番,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入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3721)	明成祖永樂四年(西元1406 年)土魯番進貢玉璞。	玉璞
	74		明成祖永樂五年(西元 1407 年)火州進貢玉璞。	玉璞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 、玉料
	75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列傳第二百十七·西 域一》:「八年十一月遣官賜敕戒諭之。未至, 而脫脫以暴疾卒。訃聞,遣官賜祭。且封 脫脫從弟兔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誥、玉帶, 世守哈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3721)	明成祖永樂九年(西元 1411 年)册封哈密領袖兔力帖木兒 時,賜他玉帶。	玉帶
	76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 域四》:「失剌思,近撒馬兒罕。永樂 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 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 紗羅、玉繋腰、磁器諸物。」(臺北:藝文印 書館,1982,頁3764)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西元 1419年)明成祖賜失刺思的酋長織錦、文綺、紗羅、玉繋腰、磁器諸物。	玉繋腰
	77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正統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帝愛之,命圖其像,賜名瑞駂,賞實有加。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曰:『王遠處西陸,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特賜王及王妻子綵幣表裏,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為,官其使臣為指揮食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3756)	1 1	金玉器
	78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 域四》:「別失八襄,景泰三年貢玉石 三千八百斤,禮官言其不堪用,詔悉收之, 每二斤賜帛一匹。」(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2,頁3759-3761)	明景宗景泰三年(西元 1452 年)別失八襄貢玉石三千八百 斤,但不堪用。	玉石
	79	"""	明景宗景泰四年(西元1453年)黑婁與鄰國一起來進貢玉 石三百四十一塊。	玉石
	80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 域四》:「景泰七年貢馬駝、玉石。禮官言言 『舊制給賞太重。今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 賞物者,如舊時。三等人給綵緞四表裏,絹三 匹,織金紵絲衣一襲。其隨行鎮撫、舍人以下, 遞減有差。』制可。又言:『所貢玉石,堪用 一四塊,六十八斤,餘五千九百餘斤五斤 一個於用,宜令自鬻。而彼堅欲進獻,請每五斤 明絹一匹。』亦可之。」(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2,頁 3765)	年)撒馬兒干的帖木兒帝國進 貢玉石。禮官建議要減少給 賞。同時抱怨所貢的玉石只有	玉石

時代	序號	史料原文	分析史料內涵	玉器名、玉料
	81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 域四》:「黑婁,弘治三年又與天方諸國 貢駝、馬、玉石。」(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2,頁3766)	明孝宗弘治三年(西元1490年)黑婁又與天方諸國一起來 貢駝、馬、玉石。	玉石
	82		明孝宗弘治三年(西元1490年)天方與撒馬兒罕、土魯番 等聯合來貢馬、駝、玉石。	玉石
	83	域四》:「天方, 嘉靖四年, 其王亦麻都		玉石
	84	域四》:「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兒等遣使貢馬、駝、方物。禮官言:『西人來貢,陝西行都司稽留半年以上始為具奏。所進玉石悉粗惡,而使臣所私貨皆良。乞下按臣廉間,自今毋得多攜玉石,煩擾道途。其貢物不堪者,治都司	明世宗嘉靖五年(西元 1526 年),天方來進貢玉石,陳九 川簡去其中不好的,招使臣 怨,而該國又求討蟒衣金器皿 等,陳九川不為奏覆,又得罪 通事胡士紳等人,後來被誣陷 侵盗貢玉。	玉石
	85	國七》:「嘉靖時製方丘朝日壇玉爵,購紅黃	明世宗嘉靖年間(西元 1522-1566 年)想要向西域、阿拉伯國家購買紅色、黃色的玉來製作禮器。	Ł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車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二、近代論著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火者·蓋耶速丁(Hafiz-i-Abru)原著,《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
- 王炳華,〈新疆所見玉器及研究〉,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頁 171-179。
- 王煒林,〈廟底溝文化與璧的起源〉,《考古與文物》,2015年6期,頁30-3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 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 殷虛墓葬之五·丙區墓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
- 朱亦梅,〈蘭州晏家坪明肅藩系延長王墓葬發掘記〉,《東方收藏》,2012年5期,頁78-81。
-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999。
- 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劉道捷、拾已安譯,《看得到的世界史:99 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臺北:大是文化出版社,2012。
-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 封傳兵,〈何妥為西域人及其他——中華本《隋書·儒林傳》校誤〉,《新世紀圖書館》,2014 年 2 期, 頁 81-83。
- 員安志編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
-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4。
-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10期,頁45-56。
- 南京博物院等,〈江蘇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考古》,2014年7期,頁71-77。
-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掘簡報〉,《考古》, 1959 年 9 期, 頁 471-472、506-507。

- 郭福祥,〈乾隆宮廷瑪納斯碧玉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2期,總178期,頁 6-31、157。
- 孫機,〈固原北魏漆棺畫〉,《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 122-138。
- 孫機,〈中國古代的革帶〉,《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一輯、第一編、第一冊,北京:線裝書局, 2004。
- 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緝,《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孫家崗新石器時代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12期, 頁35-42、62。
- 傅樂治,〈清高樸盜賣官玉案考實〉,《故宮季刊》,13卷3-4期,1979年,頁67-87、 85-102。
- 傅樂治,〈玉筆硯匣 ——一件痕都斯坦玉器的歷史〉,《故宮文物月刊》, 16 期, 1984 年 7 月, 頁 73-79。
- 張林杰,〈故宮博物院藏鐫刻乾隆御製詩文之伊斯蘭及伊斯蘭風格玉器概述〉,收入許曉東 主編,《仙工奇製——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15。
- 殷晴,〈唐宋之際西域南道的復興——于闐玉石貿易的熱潮〉,《西域研究》,2006年1期,頁 38-50。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2期,頁24-26。
- 陝西歷史博物館,《神韻與輝煌——陝西歷史博物館國寶鑑賞·玉雜器類》,西安:三秦出版 社,2006。
- 張廣達、榮新江,〈上古于闐的賽種居民〉,收入張廣達、榮新江著,《于闐史叢考》,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149-165。
- 張信剛,〈絲綢之路的昨日、今日、明日(下)〉,《書城》,2015年9月號。
- 馮漢驥編著,《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張尉,《新見古玉真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許曉東主編,《仙工奇製——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15。
- 陸建方主編,《中國玉器通史》,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

- 程越,〈古代和闐玉向內地輸入綜略〉,《西域研究》,1996年3期。
- 楊伯達,〈隋·唐——明代玉器述略(581-1644 年)〉《中國玉器全集·5·隋唐》,石家莊: 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頁 1-29。
- 榮新江、朱麗雙,《于闐與敦煌》,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 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崧澤文化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出版中)。
- 鄧淑蘋主編,《越過崑崙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圖錄 Treasures from Across the Kunlun Mountains: Islamic Jad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 鄧淑蘋,〈龍虎西域——帖木兒帝國玉雕探索〉,《故宮文物月刊》,393期,2015年12月, 頁50-65。
- 鄧淑蘋,〈兩件具國際爭議性玉杯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卷1期,2015年秋季,頁 211-241。
- 鄧淑蘋,〈玉禮所見之三代與三族〉,《故宮文物月刊》,388 期,2015 年 7 月,頁 78-93。
- 鄧淑蘋,〈紅山系玉器研究的再思〉,收入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紅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
- 鄧淑蘋,〈從漢代玉璧論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故宮學術季刊》,30卷3期,2013年夏季,頁1-43。
- 鄧淑蘋、〈從「西域國手」與「專諸巷」論南宋玉雕的關鍵意義〉,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編、《考古學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 鄧淑蘋,〈寫實與仿古交會下的南宋玉器〉,收入蔡玫芬主編,《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器物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32-44。
- 鄧淑蘋,〈尚真、崇玄——南宋玉器精神之體現〉,《故宮文物月刊》,331期,2010年10月,頁46-63。
- 鄧淑蘋,《國色天香——伊斯蘭玉器 Exquisite Beauty—Islamic Jades》,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 鄧淑蘋,〈歷史物證,文化結晶——介紹臺北故宮所藏的和闐玉筆硯匣〉,收入楊伯達主編,《中國和闐玉——玉文化研究文萃》,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頁 183-194。
- 鄧淑蘋,〈乾隆、嘉慶時期伊斯蘭風格玉器東傳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年冬季,頁149-232。
- 鄧淑蘋、〈唐宋玉冊及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106期、1992年1月、頁12-25
- 鄧淑蘋,〈流傳海外疑似賚賞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47期,1987年2月,頁14-35。

- 鄧淑蘋,《故宮所藏痕都斯坦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 榮新江,〈從薩馬爾罕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薩馬爾罕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3-8。
- 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考古與文物》,2003年2期。
- 齊東方、申秦雁主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劉思哲,〈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九環玉帶製作時代考〉,《考古與文物》,2013年4期,頁 95-99。
- 劉志霄,《維吾爾族歷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 劉雲輝,《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 劉雲輝,〈北周若干雲與其玉帶考〉,《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月刊),9卷7期,1999年7月,頁52-56。
- 劉雲輝,〈唐竇皦與其玉帶考〉,《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月刊),9卷2期, 1999年2月,頁18-22。
- 賴惠敏,〈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內務府與商人〉,《新史學》,13卷1期,2002年3月,頁71-133。
- 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3期,頁 1-6。
- 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 年河南省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 1989 年 12 期,頁 1057-1066。
- 羅·哥澤來滋·克拉維約(Roy Gotzalez Klaviyo),奧瑪·李查譯,楊兆鈞轉譯,《克拉維約東使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 〔法〕·勒尼·格魯賽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
- [瑞典]康斯坦汀·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9。
- Ayers, John, and Jessica Rawson.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75.
- Brend, Barbara. Islamic Ar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 1991.
- Clunas, Craig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eds.,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 Canby, Sheila R.. Shah Abbas: The Remaking of Ira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9.
- Demange, Frangoise.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aris: Paris-Musées, 2006.

- Ferrier, R. W. ed.. The Arts of Persia.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Gunter, Ann C., and Paul Jett, Ancient Iranian Metalwork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 Hansford, Howard. Chinese Carved Jad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 Keene, Manuel. "Old World Jades Outside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Section One," *An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 Volumn 21, 2004.
- Lentz, Thomas W. and Glenn D. Lowry.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9.
- Makariou, Sophie. Les Arts de L'Islam au Musee du Louvre. Paris: Musée du Lovre, 2012.
- Markel, Stephen. "Fit for an Emperor: Inscribed Works of Decorative Art Acquired by the Great Mughals," *Orientations*, 218(1990): 22-36.
- Masson, M. E.. "Tretii Kusok Nefritovogo Namogil'nika Timura". *Epigrafika Vostoka*, no 2(1948).
- Melikian-Chirvani, A. S.. "Sa`īdā-ye Gilānī and the Iranian Style Jades of Hindust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3 (1999), 83-140.
- Melikian-Chirvani, A. S..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in Iranian Culture-Chapterl. Early Iranian Jad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Volumell (1997), 123-173.
- Melikian-Chirvani, A. S.. "Rekab: The Poly-Lobed Wine Boat from Sasanian to Saljug Times," *in Au carrefour des religions*, ed. R. Gyselen, Res Orientales, vol. 7 (Bures-sur-Yvette, 1995), 187-203, 9 figs.
- Nigam, M.L. "Fresh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Indian Jade-carving," *Kala, Journal of Indian Art History Congress*, New Delhi, Vol. IX (2004), 13-18.
- Pinder-Wilson, Ralph, and William Watson. "An Inscribed Jade Cup from Samarkand,"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3 (1960-61).
- Pinder-Wilson, Ralph. "Jade from the Islamic World," in Stephen Markel ed., *The World of Jade*. Bombay: Marg Publications, 1992, 35-48.
- Pope John Alexander,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 Roxburgh, David J. ed..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 Skelton, Robert. "Islamic and Mughal Jades," in Roger Keverne ed., *Jade*.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1.

- Teng, Shu-p'ing. "On the Eastern Transmission of Islamic-style Jade During the Ch'ien-lung and Ch'ia-ching Periods (1736-1820)," publish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ume 37 (2004).
- Watt, James C. Y.. *Chinese Jades through Han to Ch'ing*.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Weatherhill, Inc. 1980.
- Wills, Geoffrey. Jade of the East. New York: Weatherhill/Orientations, 1972.
- Wiet (L'Exposition persane de 1931, Paris, 1933, p.48) an M. Bahami,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Ardebil in the Teheran Museum, Tra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XXV (1949-50) 16,19. P.16.
- Oriental Islamic Art: Calouste Gulbenian Collection. Lisbon: Museum Nacionalde Arte Antiga, 1963, no. 28.

An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Jades in History

Teng, Shu-ping
Former Chief Curator,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China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jade carving.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en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ca. 6200 BCE to 420 CE), an era spanning more than six millennia, the Chinese have used jades for conducting sacrifices to their ancestors and as ritual implements to seek divine protection from deities. Even when jades were carved as objects for daily use, their surfaces were often engraved with designs having special significance. This points to the mysterious aura that fills the jade culture that developed in China proper. Starting from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ulture of jade took on a new aspect, as most jades were made mostly for daily life. This major shift reveals foreign cultural influence. Scholars in the past had already noted this but few sought to make a follow-up assessment in general history of this obser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extual records,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authenticated objects in the collections of major museums to conduct suc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n particular, Central Asian jades from the period between 3000 BCE to 1820 CE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during which time two peaks in the art of jade carving occurred in Central Asia. The first peak was from the sixth to tenth centuries CE, when rulers of the Khotan region led the exchange in jade culture. The second was during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when the Timurid Empire led the trend.

In addition to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jade culture that arose in these two periods, in other eras the jade carvers of Central Asia produced simple and unadorned utilitarian objects from jade. However, after 1759, the Qing dynasty court subjugated the area of Xinjiang, and it was attracted to and absorbed large quantities of jades with carved flower and leaf decoration that represented the eastward spread of Islamic jades, the trend in jades in imitation developing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entral Asia at that time.

Keywords: Central Asia, jade carving, Khotan, Timurid Empire, Islamic ja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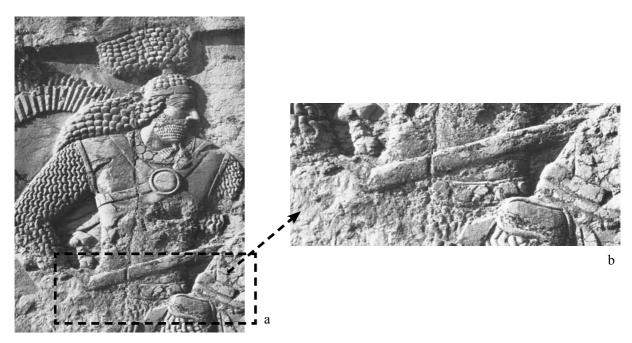


圖 1 薩珊帝國創建者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ir I—約 240 年)執長槍比武英姿石雕 在伊朗的法拉什班德(Firuzabad) a 阿爾達希爾一世上半身像 b 所繫腰帶 引自 R. W. Ferriered. 1989,p.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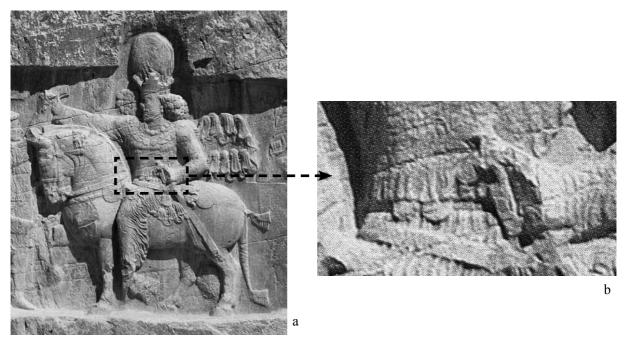


圖 2 薩珊帝國第二代君王沙普爾一世 (Shapur I, 215 年~272 年) 騎馬英姿的巨型石雕 在伊朗 Naqsh-e Rustam a 沙普爾一世 b 腰帶部分 引自 R. W. Ferriered. 1989, p.68

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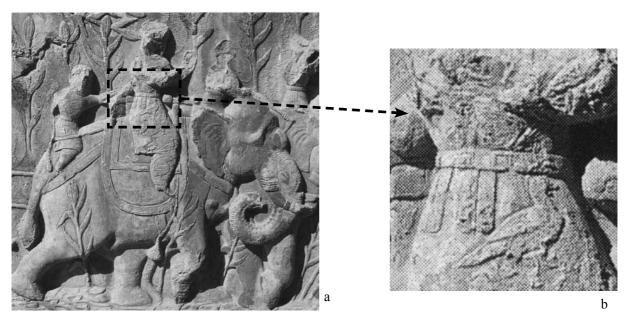


圖 3 薩珊帝國時期的騎象石雕 在伊朗 Taq-I, Bustan, a 騎象者 b 腰帶部分 引自 R. W. Ferriered. 1989, p.78





圖 4 隋代 石槨上浮雕繋有帶嵌飾腰帶的粟特族騎士與獅子摶鬥紋飾 a 彩圖 b 線圖 太原虞弘墓 (開皇 12 年,西元 592 年)出土 引自《太原隋虞弘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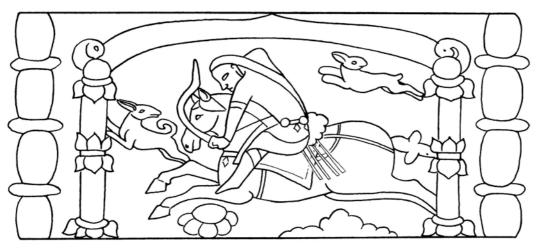


圖 5 隋代 太原虞弘墓石槨上浮雕繋有帶嵌飾腰帶的粟特族騎士騎馬奔馳 (線圖) 引自《太原隋虞弘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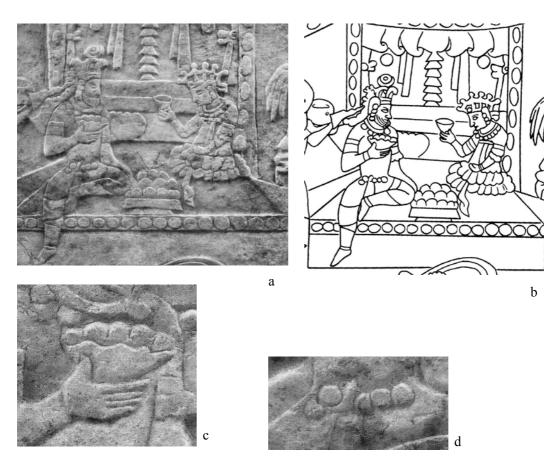


圖 6 隋代 太原虞弘墓石槨上浮雕繋有帶嵌飾腰帶的粟特族墓主,手執多曲杯與女主人對飲 a 彩圖 b 線圖 c 墓主手執局部多曲杯 d 墓主腰帶局部 引自《太原隋虞弘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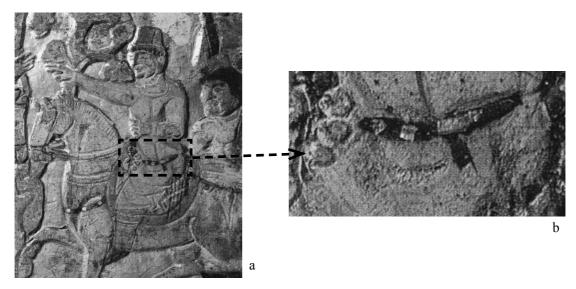


圖 7 北周 西安安伽墓石槨上浮雕彩繪粟特墓主騎馬圖 墓主所繫等距離貼飾金片,鉈尾插入左側的腰 帶 a 粟特墓主 b 腰帶局部 引自《西安北周安伽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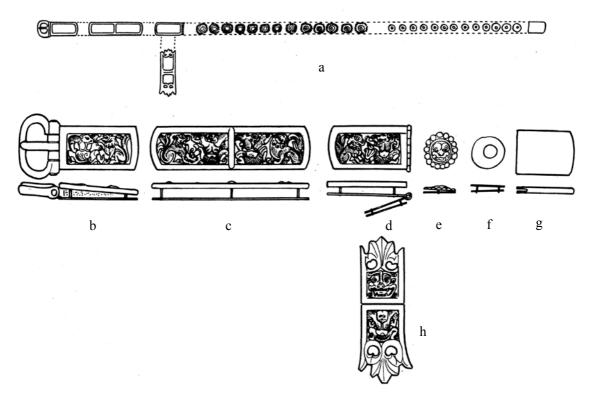


圖 8 北魏孝武帝銅帶飾(線圖) (西元 532-525 年) a 成組銅帶復原示意圖 b 銅帶扣 c 條狀帶鎊 d 活頁帶鎊 e 獸面紋圓帶鎊 f 扣眼片 g 鉈尾 h 蹀躞飾帶 引自〈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



圖 9 北魏 洛陽永寧寺泥塑像局部線 繪圖 引自《北魏洛陽永寧 寺:1979-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



圖 10 唐代 竇皦墓出土玉梁金筐真珠裝蹀躞帶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圖 11 北周 若干雲墓出土八環蹀躞帶 a 全組 b 出土時帶頭扣針還插有扣眼片 c 腰後兩側懸掛象牙柄小刀 a,b,引自《北周隋唐京幾玉器》 c 引自〈劉雲輝 1999〉







a

圖 12 唐代 玉帶板 a 全組 b 胡騰舞玉鉈尾 c 獅子圖玉帶銙 西安何家村窖藏 引自《神韻與輝煌》



圖 13 巴拉雷克噘達壁畫中貴族執杯圖 引自孫機 1996



圖 14 固原漆棺前擋所繪墓主手 執小杯像 引自孫機 1996



圖 15 隋 金扣白玉杯 引自 《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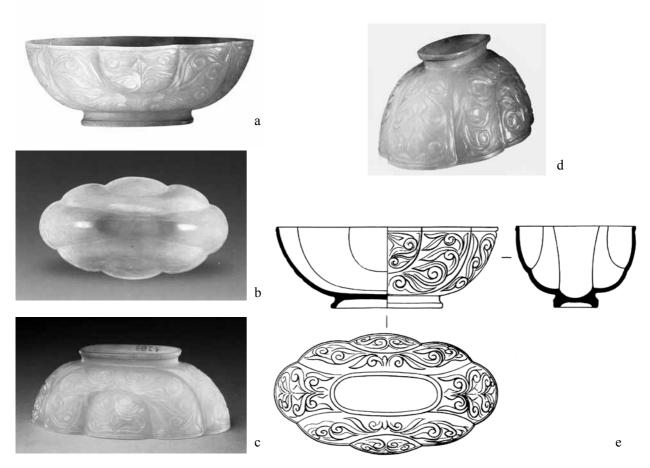


圖 16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白玉八曲杯 長 10.2 寬 5.5 高 3.8 壁厚 0.15 公分 何家村出土 a-d 各面彩圖 e線圖及剖面圖 引自《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圖 17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水晶八曲杯 長 9.6 寬 6 高 2.3 公分 何家村出土 引自《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圖 18 6-7世紀 薩珊王朝 綠玉石小容器 約 5.2 寬約 2.8 高約 1.2 公分 蘇薩徵集 羅浮宮 博物館藏 (三分之一為補修) a 鳥瞰圖 b 底面 引自 Melikian-Chirvani, A. S.1997

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





圖 19 6-7 世紀 薩珊王朝 水晶加金框小容器 全長 8.9 寬 6.6 高 1.7 公分 蘇薩徵集 羅浮宮博物館藏 a 鳥瞰圖 b 側面 引自 Musée Cernuschi,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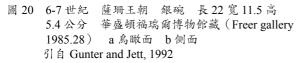






圖 21 6世紀 薩珊王朝 多瓣銀碗 長 19.2 寬 12.8 高 4.5 公分 華盛頓薩克勒博物館藏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1987) a 烏瞰面 b 側面 引自 Gunter and Jett, 1992



圖 22 塔吉克片吉肯 特壁畫 引自 孫機 1996



圖 23 新疆克孜爾石窟 壁畫 引自孫機 1996



圖 24 懿德太子墓壁 畫 引自孫機 1996



圖 25 唐 玉帶鎊 合肥市出土 引自《安徽館藏珍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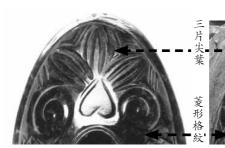


圖 26 圖 18 小容器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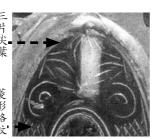


圖 27 圖 19 小容器局部



圖 28 圖 16 白玉杯一端局部 (引自圖 16 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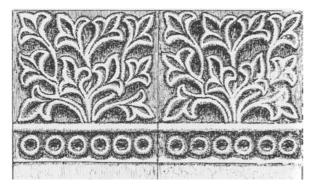


圖 29 薩珊帝國 灰泥牆紋飾引自 Ferrier, 1989



圖 30 薩珊帝國 灰泥牆紋飾 引自 Ferrier,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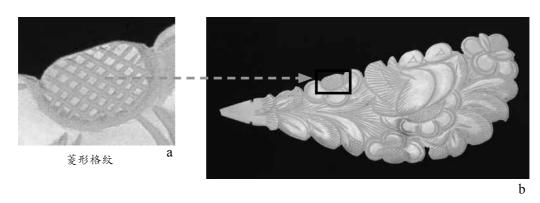


圖 31 唐 鴛鴦海棠紋玉簪飾 長 11.5 寬 4 厚 0.15 公分 西安與慶宮遺址出土 a 全器 b 局部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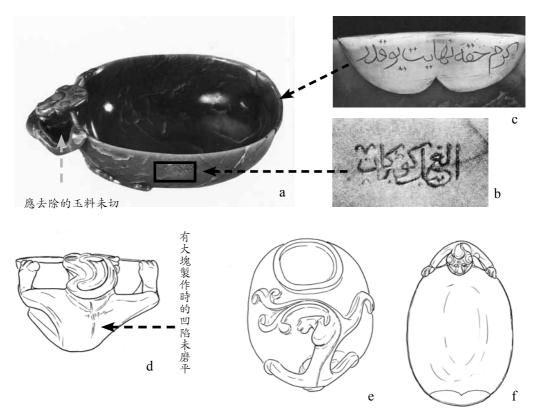


圖 32 元末明早期 中亞 兀魯伯款碧玉螭把杯 長 19.5 寬 12.2 高 7.3 公分 口緣曾修復 大英博物館藏(BM1959.1120.1) a-c 全器及刻款、銀片 d-f 各面線繪圖 a 引自 Lentz and Lowry1989 e 根據大英博物館網站圖片繪製 d,f 左駿根據筆者所拍攝圖片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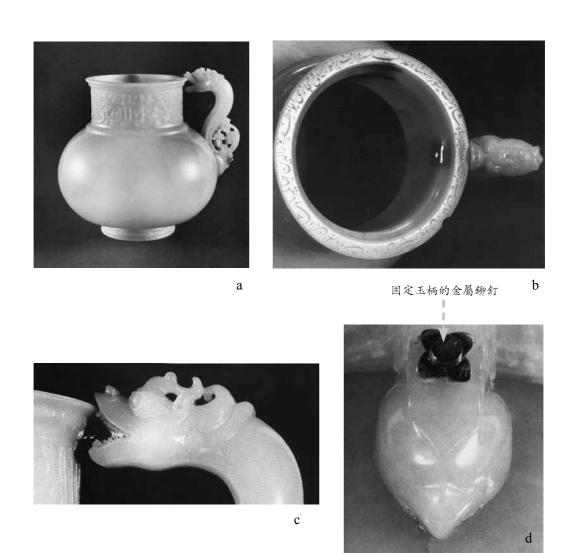


圖 33 帖木兒帝國 兀魯伯款白玉罐 高 14.5,腹徑 16 公分 葡萄牙古爾本基安美術館藏 a 全器 b 口沿 c 玉柄上端龍頭 d 玉柄下端鳥頭 引自 Melikian-Chirvani,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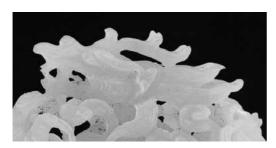


圖 34 元 玉帽頂(局部) 明早期梁莊王墓 葬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圖 35 明 玉帶飾 (局部) 明神宗定陵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圖 36 帖木兒帝國 約 1400-1450 年 碧玉龍首劍柄 飾、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 Lentz and Lowry, 1989



圖 37 帖木兒帝國 14 世紀晚期至 15 世紀早期 碧 玉龍柄杯 長 15.1 寬 14.4 高 5.9 公分 伊朗 國家博物館藏 (8841) 引自 Canby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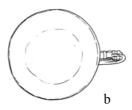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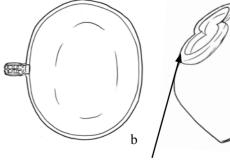


圖 38 帖木兒帝國 約 1400-1450 年 碧玉龍柄圓杯 口徑 8 連柄寬 10.5 足徑 4.4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OA1970.6-4.1) a 引自 Brend 1991 b 左駿根據筆者拍攝圖檔繪製



圖 39 帖木兒帝國 約 1400-1450 年 碧玉龍柄橢圓杯 長 16.4 寬 15.5 高 9.5 公分 伊朗國家博 物館藏 (8842) 引自 Canby2009





「8」字形圏足 「△」紋

圖 40 帖木兒帝國 約 1400-1450 年 碧玉龍柄橢圓杯 長 15.9 公分 器底雕作雙圈不等大的「8」字形圈足,器柄下方器腹淺浮雕「△」紋 大英博物館藏 (1961,0213.1) a 引自 Pinder-Wilson1992 b,c, 左駿根據筆者拍攝圖檔繪製



圖 41 元代 金帳汗國 約 1300-1325 年 金龍柄杯 長 13 寬 4.7 公分 聖彼得 堡 艾米塔吉博物館藏 引自 Lentz and Lowry 1989



圖 42 十六世紀早期 碧玉嵌金龍 柄罐 高 11 公分 托普卡比 皇宮博物館藏 引自 Pinder-Wilson,1992



圖 43 17-18 世紀 中亞 碧玉龍柄 高 10.3 腹徑 13.2 頸徑 8.5 公分 John Gellatly 收藏 引自 Melikian-Chirvani,1999



圖 44 17-18 世紀 中亞 碧玉 龍柄罐 高 11.5 腹徑 6.8 公分 私人收藏 引自 Pinder-Wilson,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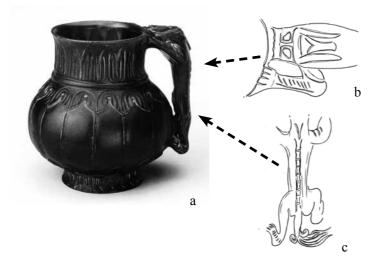


圖 45 17-18世紀 中亞 碧玉葉紋虎柄罐 高 13.3 口徑 8.1 足徑 7公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夜二二四、故102404) a 引自《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b,c 筆者根據實物繪製,左駿協助完稿



圖 46 15 世紀後半 中亞 螭虎柄玉水盛 長 16.8 公分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藏 引自:Hansford,1967



圖 47 15世紀後半 中亞 雙螭虎柄玉水盛 長 17.15 圖 48 明中期 雙螭柄玉水盛 寬 15 全高 7.5 杯口 公分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藏 引自 Hansford,1967



徑 8 高 4.2 公分 萬貴墓 (1475 年) 出土 首 都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圖 49 明晚期 雙螭柄玉水盛 高 5.2 口徑 7.7 底徑 3.2 公分 延長王墓出土 (約西元 1588-1593 年) 蘭州 博物館藏 引自朱亦梅 2012





圖 50 15-17世紀初 中亞 厚足碗 口徑 13.22 足徑 5.2 高 6.5 公分 a 金器 b 清宮所配錦盒中所放紙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一三三四 故玉 3524)





乾隆二十一年御製詩二集,卷六五頁一八

圖 51 15-18世紀前期 中亞 厚足 碗口徑 13.6、足徑 6.2、高 5.4 公分 器表加刻乾隆御製詩 a 玉碗 b御製詩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天三四八 故玉 0636)





h

圖 52 15-18世紀前期 中亞 玉盂 口徑 9.3 底徑 7.3 高 6.65 公分 a 玉盂及清宮配置錦被錦盒 b 錦盒內貼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一一七三 故玉 0633)



圖 53 15-18世紀前期 中亞 大玉盤 口徑 65.3 底徑 25 高 9.6 公 分 盤心加刻乾隆御製詩 (北 京)故宫博物院藏(委五○七 故 093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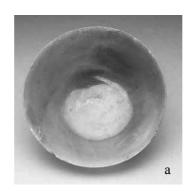




圖 54 15-17 世紀 中亞 玉碗 口徑 12.1 底徑 4.7,高 5.5 公分 a 鳥瞰 b 底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四一九 29 故玉 3638)



17.3、口徑 13.8 足徑 6.5 高 10.9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五九8 故玉 2778)





圖 55 15-18 世紀前期 中亞 雙柄蓋碗壺 全長 圖 56 15-18 世紀前期 中亞 玉壺 高 19.3 寬 9.6 厚 7.4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七八 7 故玉 1503)



圖 57 15-18 世紀前期 中亞 玉盒 長 12.4 寬 9 高 5.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列三五七43 故玉1413)



圖 58 15-18 世紀前期 中亞 回子 印花棉布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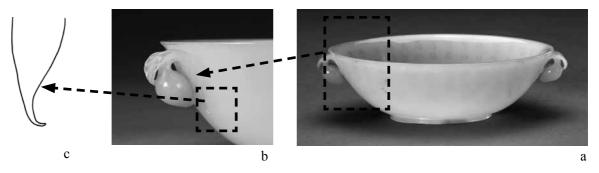


圖 59 18世紀後期 回部 白玉桃耳杯 口徑 14.2×10.2 底徑 6.4×4.6 高 4.4 公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崑 二二三10 故 103640) 刻有御製詩 a全器 b 柄部 (a,b 引自《仙工奇製》) c 局部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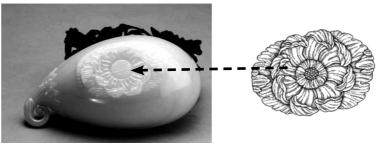


圖 60 18世紀後期 回部 白玉茄式杯 a 側面 b 器底 口徑 16.5×9.7 底徑 8.1×5.5 高 5 公分 c 器底中央浮雕平展花線繪圖(楊子瑢繪製)(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屯四五三 J702/38 故 103634)刻有乾隆御製詩 a,b 引自《仙工奇製》







圖 61 18世紀後期 回部 瓜瓣杯 長 15 寬 11.2 高 3.5 公分 a 側面 b 底面 c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七八 26 故玉 1372)







圖 62 18世紀後期 回部 花式碗 徑 11.35 高 4.4 公分 a 全器及綉花布套 b 底面 c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四一九 16 故玉 3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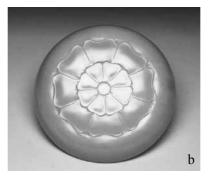




圖 63 18世紀後期 回部 花式底圓盤 口徑 13.8 底徑 9.75 高 2.5 公分 a 側面 b 底面 c 底部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五七 故玉 1407)



圖 64 18 世紀後期 回部 雙環碗 口徑 12 底徑 7 高 5.9 公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雨七 4, 故 102277) 取自《仙工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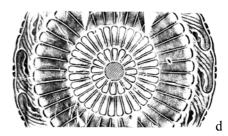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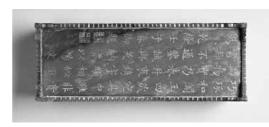


圖 65 18 世紀後期 回部 花式雙柄香薫 寬 20.3 高 8.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五七 22 故玉 1414)





a



c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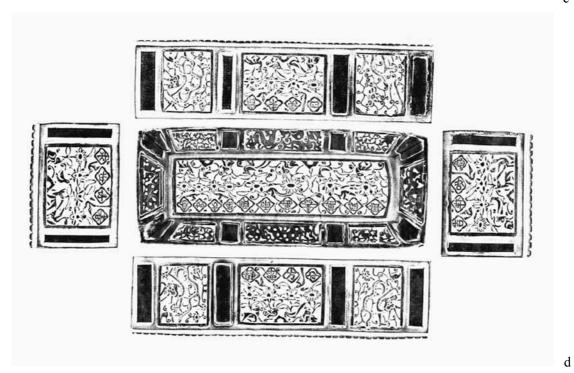


圖 66 18 世紀後期 回部 玉筆硯匣 長 29.3 寬 11.5 高 11.2 公分 a 全器 b 厘內鳥瞰圖 c 器底刻有御製峙 d 全器各面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天三一一 故玉 3888)